

近思錄集解

2
31

庫	文	開	內
三	六		漢
八	口		書
冊	口		
一	七		
冊			
如			
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07
冊數	2 (1)
函號	298 158

298-158



近思錄集解

一之五

25
3/4
東京大學圖書印

東 京 大 學 圖 書 館			
二	五	三	漢書門
冊	架	函	類

漢 書 門			
二	六〇〇七	冊	架
冊	架	函	號

不許帶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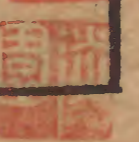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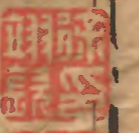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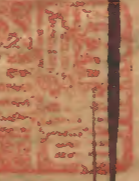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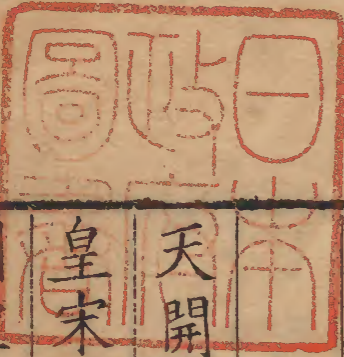
進近思錄表

臣采言先儒鳴道萃為聖代之一經元后崇
文兼取微臣之集傳用扶世教昭揭民彝臣
采實惶實恐頓首頓首竊惟鄒軻既歿而理
學不明秦斯所焚而經籍幾息漢專門之章
句訓詁僅存唐造士以詞華藻繪彌薄

天開

皇宋星聚文奎

列聖相承治純任於王道諸儒輩出學大明於正



宗逮淳熙之初元有朱熹之繼作考圖書傳
集之精粹溯濂洛關陝之淵源撫其訓辭名
曰近思錄彙分十有四卷六百二十二條凡
求端用力之方暨處已治人之道破異端之
菑鏘闢大學之戶庭體用相涵本末洞貫會
六藝之突奧立四子之階梯人文載開道統
復續臣昔在志學首受是書博參師友之傳
稍窮文義之要大旨本乎朱氏旁通擇於諸
家間有闕文乃出臆說刪輯已逾於二紀補

綴僅成於一編祇欲備初學之記言詎敢塵
乙夜之睿覽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

天錫聖智

日就緝熙遵

累朝之尚儒講誦不違於寒暑列五臣於從祀表
章遠邁於漢唐豈徒褒顯其人正欲闡明斯
道俯詢集解之就緒遽命繕寫以送官儻於
宮庭朝夕之間時加省閱即是周程張朱之列

日侍燕閒固將見天地之純全明

國家之統紀表範模於多士垂軌轍於百王粵
自中古以來未有若今之懿臣遭逢

上聖獲效愚衷顧以螢爝之微仰禪

日月之照五千文十萬說雖莫贊於法言四三
王七六經願益恢於

聖化所有近思錄集解壹部拾冊謹隨表上
進以

聞干冒

宸嚴臣無任戰汗屏營之至臣采實惶實恐頓

首頓首謹言

淳祐十二年正月 日

朝奉郎監登聞鼓院兼景獻府教授臣葉采上表

近思錄集解序

皇宋受命列聖傳德跨唐越漢上接三代統紀而
天僖明道間仁深澤厚儒術興行天相斯文是生
濂溪周子抽關發矇啓千載無傳之學旣而洛二
程子關中張子繼承羽翼闡而大之聖學湮而復
明道統絕而復續倚歟盛哉中興再造崇儒務學
適遵祖武是以鉅儒輩出沿沂大原考合諸論時
則朱子與呂成公採摭四先生之書條分類別凡
十四卷名曰近思錄規模之大而進脩有序綱領

之要而節目詳明體用兼該本末殫舉至於闢邪
說明正宗固不精覈洞盡是則我宋之一經將與
四子竝列詔後學而垂無窮者也嘗聞朱子曰四
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蓋時有遠近
言有詳約不同學者必自近而詳者推求遠且約
者斯可矣采年在志學受讀是書字求其訓句探
其旨研思積久因成集解其諸綱要悉本朱子舊
註參以升堂紀聞及諸儒辯論擇其精純刊除繁
復以次編入有闕略者乃出臆說朝刪暮輯踰三

十年義稍明備以授家庭訓習或者謂寒鄉晚出
有志古學而旁無師友苟得是集觀之亦可剗通
大義然後以類而推以觀四先生之大全亦近思
之意云淳祐戊申長至日建安葉采謹序

近思錄序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
 泉精舍畱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
 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
 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
 以為此編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
 者所以求端用力二卷總論為學大要三卷論致知四卷論存養處
 已五卷論克己六卷論家道七卷論出處義利治人八卷論治體九卷論治法十卷論政事十一卷論教
學十二卷論警戒與夫所以辨異端十三卷觀聖賢十四卷之大

近思錄前引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
 泉精舍畱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
 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
 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
 以為此編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
 者所以求端用力二卷總論為學大要三卷論致知四卷論存養處
 已五卷論克己六卷論家道七卷論出處義利治人八卷論治體九卷論治法十卷論政事十一卷論教
學十二卷論警戒與夫所以辨異端十三卷觀聖賢十四卷之大

略皆粗見其梗槩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覆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朱熹謹識

近思錄後引

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抵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次緝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槩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旨若乃厭卑近而鶩高遠躡等陵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

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淳熙三年四月四日東萊呂祖謙謹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近思錄集解目錄

紫陽先生朱文公

南軒先生張宣公

東萊先生呂成公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 名榘字直卿

節齋先生蔡氏 名淵字伯靜

果齋先生李氏 名方子晦

近思錄羣書姓氏

濂溪先生太極通書 周子名惇實字茂叔避厚陵藩邸名改惇願世為道州營道人營道

縣出郭三十里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先生晚年卜居廬阜築室臨流寓濂溪之名

明道先生文集

先生姓程氏名顥字伯淳太師文潞公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伊川先生文集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家居河南伊水之上

周易程氏傳

程氏經說

程氏遺書

程氏外書

橫渠先生正蒙

先生姓張氏名載字子厚世大梁人父迪知涪州事卒於官遂僑寓鳳翔郿縣

橫渠鎮南大振谷口晚年居於橫渠

橫渠先生文集

橫渠先生易說

橫渠先生禮樂說

橫渠先生論語說

橫渠先生孟子說

橫渠先生語錄

近思錄卷之一
道體 凡五十一條

近思錄集解卷之一

新安 朱熹 原編

建安 葉采 集解

道體 凡五十一條

此卷論性之本原道之體統蓋學問之綱領也

濂溪先生曰無極而太極

朱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

抵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蔡節齋曰朱子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又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又曰無極者只是說這道理當初元無一物只是有此理而已此個道理便會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詳此

三條皆是主太極而為言也又曰從陰陽處看則所謂太極者便只是陰陽裏面今人說陰陽上面別有一個無形無影底是太極非也又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則萬物中有太極又曰非有以離乎陰陽即陰陽而指其本體詳此三條皆是主陰陽而為言也故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蓋自陰陽未生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必當先有自陰陽既生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即在乎陰陽之中也謂陰陽之外別有太極常為陰陽主者固為陷乎列子不生不化之謬而獨執夫太極只在陰陽之中之說者則又失其樞紐根柢之所為而大本有所不識矣○愚按節齋先生此條所論最為明備而或者於陰陽未生之說有疑焉若以循環言之則陰前是陽陽前又是陰似不可以未生言若截自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言之則陰陽未動之時謂之陰陽未生亦可也未生陽而陽之理已具未生陰而陰之理已具在人心則為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總名曰太極然具於陰陽之先而流行陰陽之內一太極而已

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

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朱子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

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愚謂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者言太極流行之妙相推於無窮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言二氣對待之體一定而不易也邵子曰用起天地先體立天地後是也然詳而分之則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者是流行之中定分未嘗亂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者是對待之中妙用實相通也陽變陰合

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朱子曰有太極則一動一

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性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火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性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或問陽何以言變陰何以言合曰陽動而陰隨之故云變合○愚謂水火木金土者陰陽生五行之序也木火土金水者五行自相生之序也曰五行之生與五行之相生其序不同何也曰五行之生也蓋二氣之交變合而各成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所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是也五行之相生也蓋一氣之推循環相因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復生木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是也曰其所以有是二端何也曰二氣變合而生者原於對待之體也一氣循環而生者本於流行之用也

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朱子曰五

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

之中焉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無聲臭之可言也○愚按此圖即繫辭傳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之義而推明之也但易以卦爻言圖以造化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

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妙合者太極二五本混融而無間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

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則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愚按繫辭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氣化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形化也圖說蓋本諸此惟人也得其秀而

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

事出矣朱子曰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

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

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

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聖人定

之以中正仁義本註云聖人之道而主靜本註云無立

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

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朱子曰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

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
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亦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耳○李果齋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是五性皆有動有靜也惟聖人能定其性而主於靜故動罔不善而人心之太極立焉蓋人生而靜性之本體湛然無欲斯能主靜此立極之要領也○或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何也愚謂此圖辭義悉出於易本陰陽而推之人事其德曰仁義其用曰中正要不越陰陽之兩端而已仁義而匪中正則仁為姑息義為忍刻之類故易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朱子曰聖人太極
尤重中正之全體一動一靜
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脩為而自然也未至此而脩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脩之悖

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故曰立天之

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朱子曰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

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

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

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

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

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之大意

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愚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即太

極也在天以氣言曰陰陽在地以形言曰柔剛在人以德言曰

仁義此太極之體所以立也死生者物之終始也知死生之說

則盡二氣流行之妙矣此太極之用所以行也凡此大哉易

也斯其至矣蔡節齋曰易有太極易變易也夫子所謂無體之易也太極至極也言變易無體而有至

極之理也故周子太極圖說特以無極而太極發明易有太極

之義其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蓋亦言其無體之易而有至極之

理也是其無極之真實有得於夫子易之一言而或以為周子

妄加者繆也且其圖說無非取於易者而其篇末又以大哉易

也結之聖賢之言斷可識矣

誠無為朱子曰實理自然何幾善惡朱子曰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

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德愛曰仁宜曰義**

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朱子曰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五者之用而因以名

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性焉安焉之謂聖**朱子曰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已聖者大而化

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復焉執焉之謂賢朱子曰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發微不可見**

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通書○朱子曰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

而不可知者也○愚謂性焉復焉以誠而言也安焉執焉以幾而言也發微充周則幾之動而神也即通書次章誠幾神之義

伊川先生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

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

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

文集下同說見中庸○朱子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而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

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

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

本註云寂然不動是也

有指用而言者

本註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

惟觀其所見如何耳

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

而無息之謂乾

朱子曰性情二者常相參有性便有情有

是寒天之性情則是健健之體為性健之用是情惟其健所以不息

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

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

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

謂之乾

易傳下同○道者天理當然之路專言天者即道也分而言之指其形體高大而無涯則謂之天指其主

宰運用而有定則謂之帝天所以主宰萬化者理而已功用造化之有迹者如日月之往來萬物之屈伸是也往者為鬼來者為神屈者為鬼而伸者為神也妙用造化之無迹者如運用而無方變化而莫測是也○朱子曰功用言其氣也妙用言其理也功用兼精粗而言妙用言其精者○黃勉齋曰合而言之言鬼神則神在其中矣析而言之則鬼神者其粗迹神者其妙用

也○伊川言鬼神者造化之迹此以功用言也
○橫渠言鬼神二氣之良能此合妙用而言也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

者乾卦象傳在天為四德元亨利貞也在人為五常仁義禮智

信也分而言之則元者四德之一仁者五常之一專言元則

亨利貞在其中專言仁則禮義智信在其中蓋元者天地之生

理也亨者生理之達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正也仁者人

心之生理也理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裁制智者仁之明辨信

者仁之真實也○朱子曰仁之一事所以包四者不可離其一

事而別求兼四者之仁又曰仁是生底意思通貫周流

於四者之中須得辭遜斷制是非三者方成得仁之事

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朱子曰命猶誥勅性猶職任

天以此理命於人人稟受此

理則謂

之性

鬼神者造化之迹也

剝之為卦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

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

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

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

亡也或曰剝盡則為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

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為坤陽來為

復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一氣無頓

息以卦配月積三十日而成一月亦積三十分而成一爻九月

中於卦為剝陽未剝盡猶有上九一爻剝三十分至十月中陽

氣消盡而為純坤然陽纔盡於上則已萌於下積三十分至十

其流行則一氣耳息則為陽消則為陰消之終即息之始不容有間斷故十月謂之陽月恐

疑其無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十月於卦為坤恐人疑其無陽故特

謂之陽月所以見陽氣已萌也陰於四月純乾之時亦然陰之類為小人故聖人不言耳

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為

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

道者孰能識之復卦象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朱子曰十月積陰陽氣收斂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

無端倪可見一陽既復則生意發動乃始復見其端緒也

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復卦六二傳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曰天下之公四

端萬善皆統乎仁故曰善之本也

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

為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道者

默而觀之可也咸卦九四傳屈伸往來感應無窮自屈而伸則屈者感也伸者應也自伸而屈則伸

者感也屈者應也明乎此則天地陰陽之消長變化人心物理之表裏盛衰要不外乎感應之理而已

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恆而不窮恆非一定之

謂也一定則不能恆矣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天

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恆卦彖傳隨時變易不窮乃常道也日月往來萬化屈伸無一息之停然其往來屈伸則互萬古而常然也

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

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革卦上六傳性無不善才者性之所能合理與氣而成氣

質則有昏明強弱之異其昏弱之極者為下愚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

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

可漸磨而進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

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

下愚也人性本善自暴者拂戾而不信乎善是自暴害其性也自棄者雖知其善然怠廢而不為是自棄絕其性

也此愚之又下者不可移矣○朱子曰自暴者剛惡之所為自棄者柔惡之所為然天下自棄自

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

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攷其

歸則誠愚也史記稱紂資辯捷敏才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則其天資固非昏愚者然

其勇於為惡而自絕於善要其終真下愚耳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

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唯其有

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革卦上六曰小人革面下愚小人自絕於善然

畏威刑而欲免罪則與人無以異是以亦能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惟其畏懼有與人同者是以知其性之本善也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理即是義然事物各有理裁制事物而合乎理者為義○朱子曰義者心

之制事之宜也彼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非程子一語則後人未免有義外之見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經說下同○動靜相

推陰陽密移無有間斷有間斷則有端始無間斷故曰無端始也其所以然者道也道固一而無間斷也異時論剝復之道曰

無間可容息也又曰其間原不斷續皆此意也○朱子曰動靜相生如循環之無端

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子曰人而不

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人而不仁則私欲交亂害於正理固宜舛逆而無序乖戾而不和也序者禮之本和者樂之本

明道先生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遺書下同○分者天理當

然之則天之生物理無虧欠而人之處物每不盡理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一毫不盡其心不當乎理是為不盡分故君子貴

精察而力行之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

也說見乾卦九三文言發乎真心之謂忠盡乎實理之謂信忠信乃進德之基終日乾乾者謂終日對越在天也越於也君

子一言一動守其忠信常瞻對乎上帝不敢有一毫欺慢之意也以下皆發明所以對越在天之義蓋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

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

道則謂之教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所謂太極本無極也體猶質也陰陽變易乃太極之體也故其體謂之易

其所以變易之理則謂之道其變易之用則謂之神此以天道言也天理賦於人謂之性循性之自然謂之道因其自然而

修明之謂之教此以人道言也惟其孟子去其中又發揮

天人之理一所以終日對越在天者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蓋天地正

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大之氣人得之以生本浩然也

失養則餒而無以配夫道義之用得養則充而有以復其正大之體盡矣謂無餘事也此言天人之氣一所以終日對越在天也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

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大小猶

中庸論鬼神如此其盛而卒曰誠之不可揜誠者實理即所謂忠信之體天人之間通此實理故君子忠信進德所以為對越在天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也

道亦器說見繫辭道者指事物之理故曰形而上器者指事物之體故曰形而下其實道寓於器本不相離也蓋

言日用之間無非天理之流行所謂終日對越在天者亦敬循乎此理而已但得道在不繫今

與後已與人不繫猶不拘也言人能體道而不違則道在我矣不拘人已古今無往而不合蓋道本無間然也

醫書言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

若不有諸已自不與已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

貫皆不屬已天地萬物與我同體心無私蔽則自然愛而公矣所謂仁也苟是理不明而為私意所隔截則

形骸爾汝之分了無交涉譬如手足痿痺氣不相貫疾痛疴癢皆不相干此四體之不仁也故博施濟眾

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

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

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說見論語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子貢以是言仁未識

仁之體夫子告之使知人之欲無異己之欲施於人者亦猶施於己近取諸身而譬之於人則得求仁之術即此可見仁之體也○朱子曰博施濟眾是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提起正是就心上指仁之本體而告之又曰博施濟眾固二之極功但只乍見孺子將入井時有怵惕惻隱之心亦便是仁此處最好看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

人之有生氣聚成形理亦具焉

是謂之性性與氣本不相離也故曰性即氣氣即性

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

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

氣稟雜揉善惡由分此亦理之所有然原是性

之本則善而已非性中原有善惡二者竝生也

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

本註云后稷之

克岐克嶷子越椒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

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

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程子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

朱子曰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愚謂原天命賦予之初固有善而無惡及氣稟拘滯之後則其惡者謂非性之本然則可謂之非性則不可性一也所指之地不同耳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

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

朱子曰人生而靜以上是人

未生時只可謂之理未可名為性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人曰性也○此重釋生之謂性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

子言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

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

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

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

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

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蓋天道流行發育萬物賦受

之間渾然一理純粹至善所謂性善者也繼之云者猶水流而就下其有清濁遠近之不同猶氣稟昏明純駁有深淺也水固本清及流而濁不可謂之非水猶性雖本善及局於氣而惡不可謂之非性○此重釋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如

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

朱子曰人雖為氣所昏而性則未嘗不在其中故不可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之則知此理渾然初未嘗損所謂元初水也雖濁而清者存固非將清來換濁既清則本無濁固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愚謂不知性之本善則不能自勉以復其初不知性有時而陷於惡則不能力加澄治之功二說蓋互相發明也○此重釋不是性中元有兩物相對而生但前以本言則曰相對而生此以用言則曰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

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朱子曰修道雖以人事言然其所以修之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故以舜事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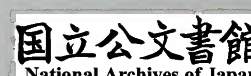
觀天地生物氣象

本註云周茂叔看造化流行發育萬物溥博周徧生理條達觀之使人良心油然而生此即周子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是也

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

朱子曰物之初生淳粹未散最好看及榦葉茂盛便不好看也見孺子入井時怵惕惻隱之心只這些子便見得仁到他發政施仁其仁固廣然却難看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疴癢觸之則覺由是推之則天地萬物本一體也無往而非側
隱之心矣○朱子曰彌滿充實無空缺處如刀割着亦痛針刺
着亦痛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而然非有安
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朱

子曰陰與陽對動與靜對以至屈伸消長左右上下或以類而對或以反而對反覆推之未有兀然無對而孤立者程子謂惟道無對然以形而上下論之亦未嘗不有對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
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此性渾然

在中亭亭當當直上直下無所偏倚此天下之大本而萬善之主也心有散逸則失其所以為主唯能敬以存之則有以全其

中之本體矣

伊川先生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

是私心公則萬物一體私則人已萬殊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灑掃應對是

其然必有所以然朱子曰治心修身是本灑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也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

無精粗本末

楊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是

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

麼執得識得則凡事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

不待人安排也安排着則不中矣

楊朱為我故以一毫利天下而不為

墨翟兼愛故雖摩頂至踵可以利天下而亦為之楊墨各守一偏固皆失其中子莫魯之賢人也懲二者之偏欲於二者之間而取中夫中者隨時而在不能隨時以權其宜而膠於一定之中則所執者亦偏矣故君子貴於格物以致其知物格而知至則有以識夫時中之理而於事事物物各有天然之中不待着意安排也若事事安排則或雜以意見之私而非天然之中矣

問時中如何伊川先生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

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中非中

而堂為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

類可見矣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

居陋巷則非中也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若三

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

時中者隨時有中不可執一而求也意如上章禹之治水九年於外

三過其門而不暇入蓋得時行遂任天下之責濟斯民之患如是乃合此時之中顏子之世明王不興以夫子之大聖而不得行其道則其時可以止矣故隱居獨善而簞瓢自樂如是乃合此時之中是二者若違時而易務則皆失其中矣

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本注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為誠徐仲車云

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云云○无妄者實理之自然而無一毫偽妄也故謂之誠不欺者知實理之當然而不自為欺乃思誠也○朱子曰无妄者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故曰其次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

後冲漠未形而萬理畢具即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未應者寂然不動之時也已應者感而遂通之時也已應之理悉具於未應之時故未應非先已應非後蓋即體而用在其中不可以先後分也○朱子曰未有事物之時此理已具少間應處亦只是

此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
 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
 入塗轍轍車跡塗轍猶路脉也道有體用而非兩端猶木有根本是生枝葉上下一貫未嘗間斷豈可謂未應之時空虛無有已應之際旋待安排引入塗既是一箇塗轍却只
 源頭言此理流行於氣形事為之中亦未嘗有二致也○朱子曰如父之慈子之孝只是一條路從下來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鼻息呼吸可見屈伸往來之義以理而言則屈

伸往來自然不息以氣而言則不是以既屈之氣為方伸之氣如釋氏所謂輪迴者也○朱子曰此段為橫渠形潰反原之說而發也李果齋曰往而屈者其氣已散來而伸者其氣方生生之理自然不窮若以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間只有許多氣來來去去造化之理不幾於窮乎釋氏不明乎此所以有輪迴之說如復卦言七日

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日即月也以卦配月則自五月陽始消而為姤至十一月陽生而為復自姤至復凡七月也消極而生無有間斷物極必返理之自然生死始終皆一理也

明道先生曰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詳見前
 問仁伊川先生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

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
 後人遂以愛為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
 愛為仁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
 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
 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仁者愛之性愛者
 仁之情以愛為仁
是指情為性端之云者言仁在中而端緒見於外也或問樊遲
 問仁子曰愛人是夫子亦嘗以愛言仁也曰孔門問答皆是教
 人於已發處用功孟子所謂惻隱之心仁也亦是於已發之端
 體認但後之論仁者無復知性情之別故程子發此義以示人
 欲使沿流而溯其源
 也學者其深體之

問仁與心何異伊川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

仁陽氣發處乃情也

以穀種喻心生之性便是愛之
 理陽氣發處便是惻隱之情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

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

得之未晚也

訓者以其字義難明故又假一字以訓解之義
 者天理之當然所以裁制乎事物之宜故訓宜

禮者天理之節文所以別親疎上下之分故訓別智者天理之
 明睿所以知事物之是非故訓知仁道至大包乎三者故為難
 訓說者謂訓覺者言不為物欲所蔽瘡痍疾痛觸之即覺夫仁
 者固無所不覺然覺不足以盡仁之蘊也訓人者言天地生人
 均氣同理以人體之則惻怛慈愛之意自然無所間斷夫仁者
 固以人為體然不可以訓仁也朱子曰仁是愛之體覺自是
 智之用仁統四德故仁則無不覺然便以覺為仁則不可或謂
 仁只是人心之生理以生字訓之何如朱子曰不必須用一字
 訓但要識得
 大意通透耳

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喜怒哀
 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發
 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
 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朱
曰性即理也一語自孔子後惟伊川說得盡顛撲不破性即是
天理那得有惡又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
 問心有善惡否伊川曰在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
 為性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
 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天
道
流行賦與萬物謂之命事物萬殊各有天然之則統而名之謂
之理人得是理以生謂之性是性所存虛靈知覺為一身之主

宰謂之心實則非二也推本而言心豈有不善自七情之發而
後有善惡之分○朱子曰既發不可謂之非心但有不善則非
心之本體 譬如水只可謂之水至如流而為派或行於
 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
 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性本乎理理無不善才本
乎氣氣則不齊故或以之
為善或以之為惡○孟子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朱子曰
孟子專以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
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材質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張子
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程子為密

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言信
仁義禮智分而言之則四者各立自然全具實有是四者則謂
之信故信無定位非於四者之外別有信也孟子論四端而不

及信蓋信在其中矣○李果齋曰五常言信配五行而言四端不言信配四時而言也蓋土分旺於四時之季信已立於四端之中也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

生道也心者人之生理也有是心斯具是形此言生人之道惻隱之心人之生道此言人得是心故酬酢運用生

生而不窮苟無是心則同於砂石而生理絕矣○朱子曰心生道也謂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之以為心者又曰心是箇活物底

橫渠先生曰氣块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霜雪萬

品之流行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正蒙下同○块

然盛大氤氳之義块然太虛周流上下互古窮今未嘗止息者元氣也虛實動靜妙用由是而形故曰機陰陽剛柔定體由是而立故曰始判而為上下清濁合而為風雨霜雪凝而為人物山川之形質散而為糟粕煨燼之渣滓消長萬變生生不窮皆道體之流行故曰無非至教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

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游氣雜揉凝而成形者人物萬殊所以生也陰

陽推移循環無窮者天地大經所以立也游氣紛擾緯也陰陽循環經也○朱子曰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朱子曰體物言為物之體也蓋

謂事物是仁做出來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

仁也

禮儀者經禮也威儀者曲禮也禮文之大小無非愛敬
懇惻之心所發見者故曰無一物而非仁也不然則禮

特虛文而已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

一物之不體也

王往通○詩大雅板篇出王謂出而有所
往也旦亦明也游衍寬縱之意言天道昭

明凡人之往來游息之所此理無往
而不在因是以證體物不遺之意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

良能者自然而然莫之為而
為也朱子謂橫渠此語尤精

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

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

物自
少以

至壯氣日至而滋息滋息者生而就滿也自壯以至老氣日反
而游散游散者消而就盡也以其日至而伸故曰神以其日反
而歸故曰鬼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

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

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

矣

性原於天而人之所同得也惟大人者能盡己之性則能盡
人之性蓋性本無二也故己有所立必與夫人以俱立己有

所知必使夫人以周知愛必兼愛使人皆得所愛也成不獨成
使人皆有所成也四者大人之所存心也立者禮之榦也知者

智之用也愛者仁之施也成者義之遂也自立於禮以至成於
義學之始終也張子之教以禮為先故首曰立如是而彼或蔽

塞而不通不知所以順乎理則亦無如之何然其心固欲其同
盡乎一源之性也此即大學明明德於天下中庸成己成物之

道蓋西銘
之根本也

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

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

橫渠易說○一謂純一也神謂神妙而無不通也猶人之四體本一也故觸之

即覺不待思慮擬議使一有間斷則痛癢有所不覺矣天地之為物不貳故妙用而無方聖人之心不貳故感通而莫測

心統性情者也

橫渠語錄下同○朱子曰統是主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也孟

子曰仁人心也又曰惻隱之心性情上都下箇心字可見心統性情之義

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於天道與聖人一

有是氣必有是理此人與物之所共由也由氣有通蔽開塞故有人物之異由蔽有厚薄故人

又有智愚之異塞者氣拘而填實之也故不可開此言物也蔽者但昏暗而有所不通皆可開也顧有難易之分耳及其既開則通乎天道與聖人一此言人也

近思錄集解卷之二

新安 朱熹 原編

建安 葉采 集解

論學 凡一百一十一條

此卷總論為學之要蓋尊德性矣必道問學
明乎道體知所指歸斯可究為學之大凡矣

濂溪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朱子曰希望也字本作晞

伊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
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朱子曰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曰此言士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下同○朱子曰三者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近遠不失

令名以其有為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

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

工文辭矜智能慕空寂為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

志而學此學則知斯道之大而其用無窮矣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

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朱子曰欲人真知道德之

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

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

者何學也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記曰弟子蓋三千焉身 伊川先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

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 聖人生知學者學而知之及

其成功則一也 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

秀者為人 人物萬殊莫非二氣五行之所為也然人則

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

無極之真也靜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曰真而靜者謂其天理

渾全寂然不動而所具之性其目有是五者既曰本又曰未發

蓋本者指其稟受之初未發 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

者指其未與物接之前也 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

欲此言形生之後應事接物之時也物感於外情動於中其目有是七者然喜近於樂怒近於惡愛近於欲其所以分者蓋喜在心樂發散在外怒則有所激其氣憤惡則有所憎其意深愛則近於公欲則近於私愛施於人而欲本乎己也情既

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

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

邪僻梏其性而止之

性動則為情然情炎於中末流益蕩則反戕賊其性矣惟夫明覺之士以

禮制情使不失乎中故能正其心而不流於邪僻養其性而不

至於梏止愚者反是梏猶桎梏謂拘繫而暴殄之言人之所以

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

養一作往○朱子曰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力行求至踐履之事

也或曰知所養應上文養其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

性涵養之功與知行並進

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

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

無自生矣

此因上文言所以誠之道也信道篤則不惑行之果則不止守之固則不變朱子曰造次急遽苟

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也○以上兩章論為學之道詳盡

其大綱有三焉明諸心知所往者智之事也力行以求至者仁

之事也信道篤以下勇之事也然勇之中亦備此三者故信之

篤者知之勇也行之果者仁之勇也守之果者勇之勇也仁義

忠信不離乎心者信之篤也造次顛沛出處語默必於是者行

之果也久而弗失守之固也動容周旋中禮邪僻之心不生則

幾於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禮者天理之節文非禮者私欲之害乎天理者也勿者禁止之辭凡視聽言動克去已私則日

近思錄卷二

三

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此孔子教顏子為仁之目而顏子之所請事者也

仲尼稱之則曰得

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

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

篤學之之道也

中庸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拳拳奉持之貌

服猶佩也膺曾也凡得一善言善行則奉持佩服於心曾不敢忘也又語曰不遷怒不貳過怒所當怒各止其所不遷也才過即改已改不再不貳也又易繫辭傳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有不善而必知之是察己之明也知之而不復行是克己之誠也皆孔子所以稱顏子好學之道也

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

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

聖人生知故不思而得安行故不勉而中顏子猶必

擇善而固執之然其博文約禮工力俱到其未至於聖人者特一息之間耳使非短命而死則不淹時日所守者化而與聖人

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

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

子所好異矣

文集○後世聖學無傳不知反身脩德徒以記問詞章為學去道愈遠矣

橫渠先生問於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

於外物何如明道先生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

定無將迎無內外

此章就猶累於外物一句反覆辨明蓋萬物不同而無理外之物萬理不同而

無性外之理凡天下之物理酬酢萬端皆吾性之所具也所謂
 定性者非一定而不應也發而中節動亦定也敬而無失靜亦
 定也將送也事之往也無將事之來也無迎動靜一定何有乎
 將迎寂然不動者存於內也感而遂通者應於外也體用一貫
 何間乎
 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
 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
 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
 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承上文而言苟以外物為
外凡應物者必牽已而從之是以性為有內外如是則方其逐
 物在外之時在內已無此性矣其可乎蓋有意於絕外物之誘
 而不知性本無內外之分也既分內外為兩端則夫天地之
 人在天地間不能不與物接是無時而能定也
 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

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
 順應常常理也天地之心運用主宰者是也然而普徧萬物
 實未常有為焉聖人之情應酬發動者是也然而隨順
 萬事亦未嘗容情焉故君子之學廓然大公何嫌於外
 物物來順應何往而不定哉此二句又此書之綱領也易曰
 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
 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
 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咸卦九四象辭憧憧往來不絕貌
 各以朋類從其所思蓋人之一心
 應感無窮苟惡外物之誘而欲除滅之將見滅於彼而生於
 此非惟日見其用力之不足而亦有不可得而除滅者矣人
 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
 用智自私則不能以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

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

人心各有所蔽大槩在自私與用智之兩端蓋不能廓然而大公故自私不能物來而順應故用智自私者則樂於無為而不知以有為為應迹之當然用智者則作意於有為而不知以明覺為循理之自然今惡外物之累已足自私自私之心也而求照無物之地是亦用智之過也猶反鑑以索照寧可得哉蓋自私與用智雖若二病而實展轉相因也○或問自私自用智之語恐即是佛氏之自私朱子曰常人之私意與佛氏之自私皆一私也但明道說得闊非專指佛之自私也愚謂橫渠欲去外物之累便已近於釋氏故程子推其病源自然與釋氏相似然其自私類於釋而用智則又類於老要之二氏用意皆欲不累於外物而已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

子曰不獲其身不見其入此說廓然而大公所惡於智為其鑿也此說物來而順應與其非外而是

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

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

分內外為二以在外者為非在內者為是然在外者終不容以寂滅故常為外物所撓惟能知性無內外而兩忘之則動靜莫非自然澄然無事矣所謂廓然大公者也無事則心無所累故能明明則物來順應尚何外物之累哉蓋內外兩忘則非自私能定而明則非用智也○朱子曰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乎理不是內而非外也聖人之喜以物

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

係於心而係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

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

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

聖人

未嘗無喜怒是未嘗自私也然其喜怒皆係彼而不係此是未嘗用智也以自私自用智之喜怒其視聖人之喜怒一循乎天理之正者豈不大相戾哉

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朱子曰忘怒則公觀理則順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

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耒之首為耜耜之柄為耒範土曰陶鑄金為冶聖賢之言本非得已也蓋將發明天理以覺斯民猶民生

日用之具不可缺也然其言寡而理無不該亦非以多言為貴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

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後人徒志於為文而不足以明理則非徒無益而已蓋不得其本未免流於邪偽反害於道矣來書所謂欲使後人見其不

忘乎善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

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君子學以為已苟求人知則是

私心而已

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乾九

三文言傳朱子曰內積忠信是實心擇言篤志是實事又曰忠信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表裏無一毫之不實擇言謂脩辭篤志謂立誠立誠即上文忠信又曰內有忠信方能脩辭德以心言業者德之事德要日新又新故曰進業要存而不失故曰居進如日知其所止居如月無忘其所能進德脩業只是一事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

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

知之事也至謂至善之地也求知至善之地而後至其所知所重者在知故曰可與幾蓋幾者動之微事之先

見者也致知以正其始則能得乎事之幾微矣智者知之至明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

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

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易傳下同○終即至善之盡處

也既知所終則力行而終之所重在行故曰可與存義蓋義者當然之則存者守而勿失也力行以成其終斯能立乎事之則義矣聖者行之至盡也始終條理之說詳見孟子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

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

外也坤六二文言傳敬主於中則動靜之間心存戒謹自然端直而無邪曲之念義見於外則應酬之際事當其則自然

方正而無回撓之私然義之用達於外耳義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

大而大矣德不孤也內直外方敬義交養其德自然盛大故曰不孤也無所用

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孰為疑乎德至於大則其所行無一而不備無往而

不順故曰不疑其所行也

動以天為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

哉震下乾上為无妄震動也乾天也故曰動以天妄邪偽也動而純乎天理則無邪偽矣雖無邪心苟

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既已无妄不宜有往

往則妄也故无妄之象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

往心雖非出於邪妄而見理不明所為或非於正理是即妄也即邪心也故无妄而有匪正之眚又事至於无妄則得所止矣不宜有往往乃過也過則妄也故曰不利有攸往

人之蘊蓄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

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蓄成

其德大畜卦象傳考聖賢之行可以觀其用察聖賢之言可以求其心有見於此則蓄德日大蓋非徒多聞之為貴

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伊川易傳曰中無私主

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

感必通之道也咸者感也故咸卦皆以感為義唯虛中而無所私主則物來能應有感必通也若夫

有量則必有限有合則必有不合此非聖人感通之道也其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

往來朋從爾思傳曰感者人之動也故咸皆就人

身取象四當心位而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感之

道無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所謂悔也聖

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亦

貞而已矣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咸卦取象人身初為拇二為腓三為股五

為脢上為輔頰舌四當心位而不言心者感者必以心也有感則有通然使在此者有所私係則為感之道狹矣心所不通是

悔也聖人之感天下如寒暑雨暘周徧公溥無所私係故無不通應所謂貞吉而悔亡也或謂貞者正也未有解為虛中無我者愚問之師曰諸卦之貞各隨卦義以為正乾以健為貞坤以順為貞故曰利牝馬之貞虛中無我者咸之貞也然此與象以虛受人異者蓋象取山澤通氣之義謂虛中以受人之感文取曰為感之主謂虛中以感人也惟虛則能應人之感惟虛則能感人之應其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無所不通乎

君子之遇艱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

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脩其德也象傳此教人以處艱阻之道自省其身而有不善則當速改不可以怠而廢苟無愧焉則益當自勉不可以阻而廢君子反躬之學雖遇艱阻亦莫非進德之地

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豐卦初九傳知行相需不可偏廢非知之明則動將安之如目盲之人動則不知所之也非行之力則明亦無所用如足痿之人雖有見焉亦不能行矣
 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於中則說也說見論語○繹往來紬繹也學者於所學之事時時思繹不驟不輟義理久則浹洽其中自然悅豫也
 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也善有諸己足以及人信從者眾同歸於善豈不可樂也蓋與人為善之意如此
 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經說下同○君子者成德

之名也雖樂於以善及人然人或未信則亦安其在我而已奚慍焉蓋自信之篤而無待於外所以為成德也

古之學者為己欲得之於己也今之學者為人欲

見知於人也

說見論語○為己者如食之求飽衣之求溫溫飽在己非為人也為人者但求在外之美觀非

關在我之實用故學而為己則所得者皆實得學而為人則雖或為善亦非誠心况乎志存務外自為欺誣善日消而惡日長矣○朱子曰為學且須分內外義利便是生死路頭

伊川先生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

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

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眾矣然而買櫝還

珠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

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

說見韓子○方元案字道輔經所以載道

猶櫝所以藏珠治經而遺乎道猶買櫝而還其珠

覲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

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

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

手帖○道非有形狀之可見蓋其志道之切行道之篤視

聽言動造次顛沛不違乎道用力既久所見益為親切如有卓然而立於前者則中心喜樂自然欲罷不能矣

明道先生曰脩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

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為心只

是為偽也

脩省言辭者中有其誠省治之將以立實德也修飾言辭者中無其誠虛飾之將以為誇美也省飾

之間乃天理人欲之分○朱子曰橫渠以立言傳後為修辭明道所謂修辭但是非禮勿言

若脩其言辭

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之實事

敬義說見前誠意者合敬義之實而為言也體當俗語猶所謂體驗勘當也蓋修其言辭者所

以擬議其敬義之實事而非徒事於虛辭也

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

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

浩浩流行盛大貌下手謂用力處道之廣大於何用工惟立己之誠意始有可據守之地此誠既立則其業之所就日以廣大終日乾

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

脩辭立其誠為實脩業處

遺書下同說並見易文言○君子終日乾乾是體天行健

之事可謂大矣然其實則惟忠信積於內而無一念之不實者為用功之地修辭立於外而無一言之不實者為見功之地蓋表裏一於誠至誠故乾乾而不息

伊川先生曰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

則反為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

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有志於道懇惻切至固誠意也然迫切之過而至於欲速助長則反害乎

實理如春生夏長秋成冬實固不容一息之間斷亦不能一日而遽就也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

為近有用力處

孟子天資超邁故難學顏子天資純粹而功夫縝密進德有序故學者有用力處

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

本註云為有準的

明道先生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

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

朱子曰知至則意誠善才

明誠心便進文章是威儀制度之類此段恐是呂與叔自關中來初見程子時說話蓋橫渠學者多用心於禮文制度之事而不近裏故以此告之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

義皆栽培之意

仁者天地之生理人心之全德也其體具於心固人之所本不然必內反諸己察之

精養之厚有以見夫仁之全體實為己有則吾心所存無非天理而後博求義理以封植之則生理日以充長而仁不可勝用矣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

事

朱子曰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力則庶乎其可以得之矣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

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朱子曰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苟

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踴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張南軒曰學者當以聖人為準的然貪高慕遠蠟等以進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朋友相處非獨講辨之功薰陶

漸染得於觀感自然進益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脚

始得

心不開闊則規模狹陋而安於小成持守固滯而惰於進善

明道先生曰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

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說見孟子○履難處困則歷變多而慮患深察理密而制

事審○朱子曰曾親歷過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

參也竟以魯得之

按程子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

乃質魯之人耳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

本註云時以經語錄作一冊鄭

穀云嘗見顯道先生云其從洛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明道先生見之曰是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胡安國曰謝先生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先生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及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蹉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程子門人也人心虛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有所繫滯則本志未免昏塞所貴乎讀書將以存心而明理也

苟徒務記誦為博則書也者亦外物而已故曰玩物喪志○朱子曰上蔡記誦明道看史此正為己為人之分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以上並明道語○樂記曰禮主其減

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朱子曰減是退讓搏節收斂的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然非人之所樂故須進步向前着力去做故以進為文盈是舒暢發越快滿底意思是樂之體本如此然易至於流蕩却須收拾向裏故以反為文又曰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

天分不有私心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為

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

父子君臣人倫之大端天下之定理立於天地之間者必

有所不容廢者也惟能全其天理而無私心者則處之各當其分而行一不義之事殺一不辜之人雖可以得天下亦不為也

蓋堯舜授禪無虧父子之恩湯武征伐無愧君臣之義皆無私心故也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此段疑當在首卷論性之善而不推其氣稟之不同何以有上智下愚之不穆故曰不備論氣稟之異而不原其性之善則是不達其本也故曰不明然性者氣之理氣者性之質元不相離判而二之則亦非矣○朱子曰論性不論氣孟子言性善是也論氣不論性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是也愚謂孟子推原性之本善雖未及乎氣質固不害其為性也至於荀揚但知氣質之或異而不知性之本同則是不識性也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論學而不明理則徒事乎詞章記誦之末未為知學也論治而不識其體則徒講乎制度文為之末未為知治也

曾點言志以為莫春者春服既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

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蓋有見於是道之大流行充滿而於日用之間從容自得與物各適其所之意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開於是理必有見焉顧於應酬之際未能自信其悉中乎是理此其所見之大而不安於小成所守之篤而必期於自信二者雖其行之未成要皆有見於聖人之大意○朱子曰點更規模大開更縝密○蔡節齋曰點之意欲上開之意方進而未已

根本須是先培壟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所

造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涵養心德根本深厚然後立趨向而不差又勉而不已乃

能深造○朱子曰收其放心然後自能尋向上去亦此意也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朱子曰敬主乎中義方乎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

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又曰表裏夾持更無東走西作直上者不為物欲所累則可上達天德矣

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

不學便老而衰

學問則義理為主故閱理久而益以精明不學則血氣為主故閱時久而益以衰謝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志氣之勇

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立志之不大不剛則義理不足以勝其氣

質之固蔽學力不足以移其習俗之纏繞故曰只可責志

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道義

重則外物輕造理深則嗜欲微

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仲舒

詳見十四卷○義者當然之理利者義之和也然君子惟欲正其義而已未嘗預謀其利有謀利之心則是有為而為之非

正其義矣道者自然之路功者行道之效也然君子惟欲明其道而已未嘗計度其功有計功之心則是有私意介乎其間非

明其道矣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

方可以為法矣

思邈隋唐間人膽大則敢於有為心小則密於察理智圓則通而不滯行方則正而不流○朱子曰膽不大則卑陋心不小則狂

妄圓而不方則譎詐方而不圓則執而不通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

皆非自得也

學而有得則暗者忽而明疑者忽而信欣然有契於心蓋有所不能形容者安排布置即是着

意強為非真自得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

妄爾

視聽思慮言動皆天理自然而不容已者然順理則為真從欲則為妄

已者然順理則為真從欲則為妄

明道先生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故切問

鞭辟近裏著已者切已之謂也切問近思而不泛遠則心德存

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

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

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言必忠信而無一辭之欺

誕行必篤敬而無一事之漫弛則以是而行於遠方異類猶可

以誠實感通苟不信不敬則雖近而州里之間其可得而行乎

然非可以暫焉而強為之也要必真積力久隨其所寓常若有

見乎忠信篤敬之道而不可須臾離者如此一於誠實自然信

順無往而不可○以上皆切已之學切問近思者致

知之事言忠信行篤敬者力行之事說並見論語

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

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朱子曰查滓是私意人欲之消未盡者人與天地本同體只緣查滓未去

所以有間隔若無查滓便與天地同體質美者明得盡是見得

透徹如顏子克己復禮天理人欲截然兩段更無查滓其次既

未到此則須莊敬持養以消去其查滓如仲弓出門如

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常如此持養到久亦自明徹矣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乾主健主動故進德修業皆進為不息之道坤

主順主靜故敬直義方皆收斂裁節之道

凡人才學便須知着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始

而不知用力之地則何以為入道之端既學而不知得力之地

則何以為造道之實學者隨其淺深必各有所自得不然是未

嘗實用力於學也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唯有此二者餘無他焉二者為己為人之道也振民謂興起而作成之有德謂涵養已德成已成人皆吾道之當然外此則無益之事非君子所務矣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

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朱子曰四者皆學問思辨

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愚謂學問思辨學者所以求仁也然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皆懇切篤厚之意即此一念便是惻隱之心流行發見之地不待更求而仁之全體可識矣故曰徹上徹下之道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本註云西銘言弘之道說見論語○弘寬大毅剛強也弘而不毅則寬大有餘而規矩不足故不能自立毅而不弘則剛強有餘而狹陋自足故無以居之

伊川先生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

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古之學者有序隨時隨事各盡其力優柔而不迫厭飫而有餘故其用功也實而自得也深後之學者躐等務高徒資口耳之末而已

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

順然後為得也杜預字元凱作春秋左氏經傳序中語也江海之浸則漸漬而深博膏澤之潤則優

柔而豐腴此皆言涵養有漸而周備融液也至於所見者明徹而無滯則渙然而冰釋所存者安裕而莫逆則怡然而理順學

至於是其深造而自得也可知矣 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

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

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言偃字子游卜商字子夏二子在孔門固

非顏曾比然其所言所事皆明辨而力行之無非實也今之學者徒好高而無實得則亦何所至哉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

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 人生天壽有命而修養之士保

煉精氣乃可以引年而獨壽國祚之修短有數而聖賢之君力

行仁義乃可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質其視夫生知安行者亦遠

矣然學而不已則可與聖賢為一凡是三者皆非一旦之功苟簡超越幸而得之者蓋其工夫至到有此應效耳所以明學聖人者當真積力久而得之也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發乎真心之謂

忠推以及人之謂恕忠則視人猶己故大公而至平致極至也學者進德則自忠恕其極至則公平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

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其

理公而已然言其理至公而無私必體之以人則其寬平溥博之中自然有惻怛慈愛之意斯所謂仁也體猶榦骨也○朱子曰公則無情仁則有愛公字屬理愛字屬人克己復禮不容一毫之私豈非公平親親仁民而無一物之不愛豈非仁乎

為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

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恕者推於此愛者及於彼仁譬泉之源也恕則泉之流出愛則泉之

潤澤公則疏通而無壅塞之謂也惟其疏通而無壅塞故能流而澤物

今之為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開步及到峻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朱子曰為學須要剛毅果決悠悠不

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什麼精神什麼骨力

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一切事皆所當為不必待著意纔著意便是有箇私心這

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子

真知事之當然則不待著意自不容已著意為之已是私心所謂私

者非安乎天理之自然而出乎人力之使然也徒以其意氣之使然則亦必不能久故君子莫急於致知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

理

學是終身事則不求速成不容半途而廢勉焉孳孳死而後已可也顛沛造次必於是則無一事而非學無一時而不勉

苟能如是其有得於斯道可必矣所以誘進學者之不容自己也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

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

者之學不可

釋教言為訓詁古言為詁爾雅有釋訓釋詁是也儒者之學所以求道文章訓詁皆其末流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

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

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

人所以參天地而竝立者惟此心為之主耳苟志有所局

又安能與天地參哉故玩習外物則正志喪失專意為文亦玩物也

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

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
 翰顏氏得心齋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
 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能
 優而何呂大臨字與叔張程門人也杜元凱嘗自謂有左氏癖所著訓解凡十餘萬言司馬相如作子虛上林等賦徒術文辭務以悅人故曰類能俳優倡戲也齋齋肅純一之意也心齋說見莊子曰古者學為文
 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為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
 攄發習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
 聖人道全德盛非有意於為文而文自不可及耶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者舊說子游作檀弓子夏作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

樂記之類凡此皆道體之流行人事之儀則固未嘗秉筆學為如此之文而非若後世無用之空言也且如觀

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

章之文也說見賁卦○天文謂日月星辰之文人文謂人倫禮樂之文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二者不可偏

廢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二者亦互相發

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

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

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性無

不善人所同得苟安於小成皆自棄也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

孟子言養氣曰必有事焉又曰是集義所生者人之所為皆合於義自反無媿此浩然之氣所以生也敬者存心而已若不集義安得謂之必有事焉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

心義者吾心之裁制中理者合乎事理之宜也故有在事在心之別

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

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

却是都無事也

張南軒曰居敬集義工夫並進相須而相成也若止要能敬不知集義則所謂敬者亦塊然無所為而已烏得心體之周流哉又曰集義只是事事求箇是而已朱子曰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

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亦未免於昏憤雜擾而所謂敬者亦非其敬矣且如欲為孝不成只守著

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

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

言此以明集義之道必有事焉者也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是偽

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與為利清濁雖不同

然其利心則一也

志於求名則非務實有為而為即是利心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意有少私

意便是不仁

仁者天理之公心德之全也有一毫私意介乎其間則害乎仁之全體矣

仁者先難後獲有為而作皆先獲也古人惟知為

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說見論語○後猶未有義而後其君之後先難者存心之篤而不容

一念之或間克己之力而不容一事之非禮後獲者順乎天理而未嘗謀其私發乎誠心而未嘗計其效此仁者之事也或曰

智者利仁是亦先獲也曰所謂利仁者以其察之明而後行之決蓋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未若仁者安行乎天理之自然而已

又豈區區計功謀效者之為哉萌計謀之私則已非仁矣尚何利仁之有

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

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

與權說見論語○學者所以學為聖人也有志希聖然後可與共學學原於思善於致思然後能通乎道思而有實

得然後可與立而物欲異端不能奪之既立矣又能通變而不滯斯可與權蓋權者隨時制宜惟變所適又非執一者所能與

也

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物其

終至於喪己為己者盡吾性之當然非有預於人也其終至於成物者蓋道本無外人已一致能盡己之性

則能盡物之性矣然其成物也亦無非盡己之事也苟徒務外則將陷於邪偽反害其性矣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

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

其所造者極也君子之學當日進而不已一或自止則智日昏而行日虧矣惟聖人理造乎極行底

乎成則無所進退或曰聖人純亦不已固未嘗不日新也曰論其心固無時而自已一念之或已則是間斷也何以為聖人論

其進退之地則至於神聖而極不容有所加損也

明道先生曰性靜者可以為學外書下同○智以靜而明行以靜為主

弘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弘則隘陋說見前

知性善以忠信為本此先立其大者學莫大於知性真知性之本善

則知之大者忠信以為質然後禮義有所措以忠信為本則行之大者

伊川先生曰人安重則學堅固躁擾輕浮則所知者易忘所守者易墮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其

一非學也說見中庸○學不博則無以備事物之理既博矣則不能無疑疑則不容不問問或疎略而不審則

無以決疑而取正問審矣又必反之心思以驗其實思之而不謹則或泛濫而不切或穿鑿而過深則亦不足以揆所聞之當

否思之謹矣至於應酬事物之際而辨其是非疑似之間者必極其明而不容有毫釐之差焉然知之明行之不力則其所已

知者猶或奪於物慾之私而陷於自欺之域矣故以力行終之此五者雖有次第實相須而進不容缺其一焉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荅良久曰累高

必自下張繹字思叔程子門人也學必有其序不容躐等積累而高必自下始也

明道先生曰人之為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

自有所至矣標幟準的蓋期望之地也為學而先立標準則必有好高躐等之患故莫若循序而進孳孳不

已自有所至○朱子曰此如必有事焉而勿正之謂觀顏子喟然之歎不於高堅瞻忽處用功却就博文約禮上進步則可見矣

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尹焞字彥明程子門

人也始學之士未知嚮方教之以大學使其知入道之門進學之序也然學莫大於求仁繼之以西銘所以使其知仁之體而

無私己之蔽也。然有待於半年之後者，蓋欲其厚積誠意，蠲除氣習，以為學問根本也。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苟欲無心，則必一切絕滅思慮，槁木死灰而後可。豈理也哉？故聖賢未嘗無心，特是心之所存所用者無非本天理之公，而絕乎人欲之私耳。

謝顯道見伊川，一本作伯淳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

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

早在。至誠之道，不思而得，初何容心？然未能義精仁熟，而遠欲坐忘，絕念此告子之不動心，而反為心害者也。伊

川直是會鍛煉得人說了，又道恰好著工夫也。鍛煉

治工之冶金，言其善於成治人也。心無紛擾，乃進學之地。故又曰：恰好著工夫。○朱子曰：人所患者不能見得大體，謝氏合下

便見得只是下學之功，都欠故道，恰好著工夫。

謝顯道云：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伯淳曰：與

賢說話，却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

執著一邊。朱子曰：上蔡因有發於明道玩物喪志之一言，故其所論每每過高，如浴沂御風，何思何慮之類，皆是墮於

一偏。

橫渠先生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

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說見易繫辭○研精義理，妙以入神，知之功也。

然事素定於內，則施於外者無不順。順於致用，以安其身，行之功也。然所用既順於外，則養於內者益以厚。此明內外之交養而相資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至，非思勉之能強故。

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正蒙下同○神者妙萬物而無方化者著萬物而有

迹窮神知化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則知行交養德盛所致非思之所能得勉之所能至者故君子惟盡力於精義以致其用利用以崇其德自崇德之外則有所不能致其力者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

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天命流行賦予萬物本無非善所謂天地之性也氣

聚成形性為氣質所拘則有純駁偏正之異所謂氣質之性也然人能以善道自反則天地之性復全矣故氣質之性君子不以為性蓋不徇乎氣質之偏必欲復其本然之善孟子謂性無有不善是也○朱子曰天地之性專指理而言氣質之性則以理雜氣而言又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汙器盛之則濁澄治之則本然之清未嘗不在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

義理與氣質相為消

長德不勝氣則氣為之主而性命拘於雜揉之質德勝其氣則德為之主而性命全乎本然之善

窮理盡性

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天而

已窮萬物之理而盡一己之性此學問之極功也學至於是則渣滓渾化義理昭融所性者即天之德所命者即天之理尚

何氣稟之為累哉獨死生壽夭則稟氣有定數而不可移耳○黃勉齋曰窮理盡性則不但德勝其氣而已且將性命於天矣德以所得者而言理以本然者而言故性曰天德命曰天理一而已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

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領惡而全好見戴記鄭氏曰領猶理治也好善也人之氣

質不齊要皆稟於天也陽明而陰暗陽清而陰濁稟陽之多者明而不暗故德性用稟陰之多者濁而不清故物欲行若夫領物欲之惡而不得行全德性之好而盡其用者其必由於學乎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者也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
世入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

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萬物一體性本無外苟拘於耳目之偏狹則私意蔽

固藩籬爾汝安能體物而不遺惟聖人能盡此性故心大而無外其視物與己本無間然也○朱子曰體猶體認之體將自身

入事物之中究見其理又曰只是有私意便內外扞格只見得自身上事凡物皆不得與己相關便是有外之心孟子

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

不足以合天心人能全心德之大則知性知天矣無一物而非天故天大無外入之心苟猶有外則與天

心不相似

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意有思

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

與天地為不相似矣意必固我蓋私意見於應事接物之間自始至終有此四者橫渠先生解

絕毋皆為禁止之意故以此為聖人設教之道謂自始學以至於成德其所以克治融釋者不外乎此所謂竭兩端之教也意

者萌心之始故曰有思必者期望於終故曰有待固者滯於已往故曰不化我者成於己私故曰有方○朱子曰起於意遂於

必留於固而成於我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或問四者相為終始而曰有一焉何也曰人之為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

私意而後來固執而不化者若曰絕私意則三者皆無則曰絕一斯可矣何用更言絕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病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歟說見論語○反天理則所趨日以高遠徇人欲

則所趨日以沉溺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知及

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

出如天地位而易行說見繫辭○人能通晝夜陰陽之變

事物之禮性斯成焉所以法地也智禮相資而成其性道義之

所從出猶天地定位而易之理行乎兩間也○或問知禮成性

之說朱子曰如習與性成之意又曰性

者我所得於天底道義是眾人共由底

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

智者常存乎疾疾以此繫辭傳曰困德之辨也辨明也人

後之蔽故其見理也明置身窮厄而有反本之思故其

從善也敏德慧謂德之慧術智謂術之智疾疾災患也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先非

王之法言不敢言言有教也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動有法也

終日乾乾晝有為也夜氣所養宵有得也氣之出入為息一息

而必有所養也日之開闔為瞬一瞬而必

有所存也此言君子無往無時而非學也

橫渠先生作訂頑曰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

混然中處朱子曰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

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

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

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

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愚

按禮記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

事親此謂孝子成身即西銘之原也

天地之帥吾其性朱子曰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

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

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

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

混然中處之

實可見矣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朱子曰人物並生於天

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

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帥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竝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下文之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朱子曰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

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眾事則大臣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何哉朱子曰畏天而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又曰若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朱子曰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克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

善繼其志

朱子曰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又曰化底是氣有迹可見故為事神底是理無形可窺故為志

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朱子曰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

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忤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大形者也

人之錫類

朱子曰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過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不弛勞而底

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朱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

不貳而脩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

順令者伯奇也

朱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

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

朱子曰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

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朱子曰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

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明道先生曰訂

頑之言極醇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又曰訂

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

仁者本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學者

其體此意令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

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體認此意實為我有所謂

真知而實踐之至此則又有見於大本一原之妙矣又曰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

普萬物而無私天德也

又曰游酢得西銘讀之即渙然不逆於

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言語之外者也

游酢字定夫程

子門人也中庸惟本乎天命之性中者性之體和者性之用致中和至於天地位萬物育實則原於天命之本然西銘以人物

之生同稟是氣以為體同具是理以為性雖有差等實無二本也今一視同仁者亦所以盡一己之性而全天命之本然耳此

即中庸之理也

楊中立問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

至於兼愛何如伊川先生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

乃在正蒙西銘之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

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

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

本註云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

差等本二也○楊時字中立程子門人也西銘以天地為父母萬物為同體是理一也然而貴賤親疎上下各有品節之宜是分殊也若墨氏惑於兼愛則汎然竝施而無差等施之父母者猶施之路人是親疎竝立而為二本也○或問理一分殊如同胞吾與大君家相長幼殘疾皆自有等差是分殊處否朱子曰此是一直看更須橫截看天氣而地質與父母固是一理然

吾之父母與天地自是有箇親疎同胞裏面便有理一分殊吾與裏面亦便有理一分殊龜山正是疑同胞吾與為近於墨氏不知同胞吾與各自有理一分殊在其中矣

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徒知分之殊而不知理之一則其蔽也為已之私勝而失其公愛之理徒知理之一

而不知分之殊則其過也兼愛之情勝而失其施愛之宜**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

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

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分立而推其理之一則無私勝之蔽此為仁之方西

銘是也施無差等而迷於兼愛則其極也至於無父此害義之賊墨氏是也**且彼欲使人推而**

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西銘本言理一欲人推大公之

用因龜山有兼愛之疑故程子又明其分之殊蓋莫非自然之理也或曰既言理一又曰分殊是理與分為二也曰以理推之

則竝生於天地之間者同體同性不容以異觀也然是理也則有品節之殊輕重之等所謂分也者特是理之差等耳非二端也**又作砭愚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

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

能也言雖戲必以思而出也動雖戲必以謀而作也戲言發於聲戲動見乎四支謂非本於吾心是惑也本於吾心

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

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

言之過者非其心之本然也動之過者非其誠之實然也失於聲而為過言繆迷其四體而為過動謂之過者皆誤而非故也或者吝於改過遂以為己之當然是自誣其心也既憚改而自誣又欲人之從之是誣人也此夫子所謂小人之過也必文孟子所謂過則順之又從而為之辭**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失於**

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
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戲謔出於心思乃故為
也不知所當戒徒歸咎

以為戲則長傲而慢愈滋矣過誤不出於心思乃偶失耳不知
歸咎於偶失反自誣以為實則遂非而過不改矣○學者深省
乎此則崇德辨惑矯輕警惰之功亦大矣然其於戲且誤者克
治尚如此之嚴况乎過之非戲誤者豈復畱之纖芥以累其身

哉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

起爭端改訂頑曰西銘砭愚曰東銘

頑者暴忍而不
仁愚者昏塞而

不智訂頑主仁而義在其
中砭愚主智而禮在其中

將脩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日
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

改過之不吝

橫渠文集下同說見論語○君子脩己之道必
以厚重為本苟輕浮則無受道之基然徒厚重

而不知學則德亦固滯而不進矣然進德之道必以忠信為主
而求忠信之輔者莫急於交勝己之賢但或吝於改過則無所
施其責善之道賢者亦不我親矣○學則不固之說與本文異
此自是一義有益學者故取焉此錄經說有與本文異者故此

橫渠先生謂范吳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

吳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

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

得醒耳

范育字吳之○朱子曰橫渠說此語正要學者將此
題目時時自省積久貫熟而自得之耳又曰人於義

理須如所謂脫然大寐
之得醒方始是信得處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

精立心未定而多思致惑則所向或移講治致思莫非術

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

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往承上文而言致思講

吾學術之內初何厭乎勤此言講治之貴精然所以急於明可

欲之善者蓋欲先定吾志無所疑惑然後能若決江河進而不可竭此言立

心之必定遜此志務時敏厥脩乃來故雖仲尼之

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

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說見尚書○遜順也遜此志則立

則所脩乃日見其進也明善為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

在人能弘之而已

明善者為學之本知之既明由是固守之則此德有立推廣之則此德日大苟

以忽心規之則所見者亦淺微矣

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為心日自求於問學

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解否此義亦是博文約

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尊者崇尚敬

也由學問而惟恐背違崇德性而惟恐懈怠日以此自奮積之

歲月則內外兼進矣尊德性則是約禮上達之事道問學則是

博文下學之事每日須求多少為益知所止改得少不善此

德性上之益學者日省其身所以增益其不知者何如所以

改治其不善者何如以是存心則德日新矣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着勿徒寫過又

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

讀書者必窮其義理不徒事章句訓詁之末編

書者必求其旨歸不徒務博洽紀錄之功

多識前哲之言行以廣所知則學日進矣

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

君子之學一有間斷則此心外馳德性日墮學問日

廢矣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

開太平

天地以生生為心聖人參贊化育使萬物各正其性命此為天地立心也建明義理扶植綱常此為生民

立道也繼絕學謂續述道統開太平如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利澤垂於萬世學者以此立志則所任至大而不安於小成所存至公而不苟於近用

載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為學禮則便除去了

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即

上去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灑也又

學禮則可以守得定

學禮則可以消除習俗之累又有所依據而自守

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况德性自廣

大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心可得

橫渠易說○人之德

性本自廣大故必廣大其心求之偏狹固滯豈足以見道也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為人以

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

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

橫渠

論語說○言人虛驕取於下問內則欺已外則欺人終於不知而已

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

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

橫渠孟子說下同○故所以然也酬應也心通乎道則能盡夫事理之所以然故應變而不窮不通乎道而徒事乎記問則見聞有限而事變無窮卒然臨之以所未嘗知則窮矣

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為人之弊卒

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

所貴於學正欲陶鎔氣質矯正偏駁不然則非為己之學亦何以推明聖人之蘊哉○朱子曰寬而栗

柔而立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便是教人變化氣質

文要密察心要洪放

語錄下同○文不密察則見理麤疎心不洪放則所存狹滯

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有不

行處是疑也

始學之士知必有所不明行必有所不通殊不知疑者是未嘗實用功也

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

心大則寬平弘遠故處已待人無往而不達心小則偏急固陋無所處而不為病也

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

接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

之只是俗事

人有妨廢學問之功者然心不忘乎學則日用無非道故曰即是實行心苟忘乎學則日用而不知故曰只是俗事實行與俗事非二事特以所存者不同耳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

合內外者表裏一致就己而為言也平物我者

物我一體合人
已而為言也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
必穿鑿創意作起事端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
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

功業立言立事皆是也為
學而先志於功業則穿鑿
創造必害
於道矣

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
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
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
顧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他為也

不知反約窮源故浮
淺而無實默養吾誠

則反約窮
源之事也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
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

變者非常行之道蓋權
宜之事也自非見理明
制義精者不足以與此苟學未至而輕於語
變則知其學術之源已不正終必流於邪譎

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

行已無隱則是非善惡
有所取正庶可增蓋其
所未知所未能苟固為蔽覆
恐人之知是則非求益者也有人不肯言其道義所得

所至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無所不說

人不肯言其
知之所行
之所至使人不可得而見者蓋苟安自足恐人之非
已又非若顏子之如愚於聖言無所不說者之比也

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惰不肯自治只

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

急於自治何暇務外厚於反躬何暇議人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

進氣輕則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

志小則易於自足故怠惰

而無新功氣輕則易於自大故虛誕而無實得

近思錄集解卷之二

近思錄集解卷之三

新安 朱熹 原編

建安 葉采 集解

致知 凡七十八條

此卷論致知知之至而後有以行之自首段至二十二段總論致知之方然致知莫大於讀書二十三段至三十三段總論讀書之法三十四段以後乃分論讀書之法而以書之先後為序始於大學使知為學之規模次序

而後繼之以論孟詩書義理充足於中則可探大本一原之妙故繼之以中庸達乎本原則可以窮神知化故繼之以易理之明義之精而達乎造化之蘊則可以識聖人之大用故繼之以春秋明乎春秋之用則可推以觀史而辨其是非得失之致矣橫渠易說以下則仍語錄之序而周官之義因以具焉

伊川先生荅朱長文書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道者事物當然

之理通曉達也知言者天下之言無不究明其理而識其是非之所以然心不通乎道而較古

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

也文集下同說見論語○時中謂有時而中之也億以意揣度也揣度而中則非明理之至矣

伊川先生荅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願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方也

伊川先生荅橫渠先生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

本註云夫明所照者如日

所觀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髮髯爾能無差乎

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

理他日自當條暢

苦思強索則易至於鑿而不足以達於理涵泳深厚則明睿自生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量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

學固原於思然所貴從容饜飮而自得不可勞心極慮而強通

嘗有

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

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

致心疾者

遺書下同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

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講學則理明而怪妖

不足以惑之矣

學原於思

學以明理為先善思則明睿生而物理可格

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

似其意味氣象迥別

學者於仁或日或月而至焉方其至之時其視夫三月不違者所造所見

亦無以異但其意味氣象則淺深厚薄迥然不同

須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

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

潛玩聖賢氣象庶養之厚而得之深若徒考論文義則未矣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忠信進德力行也謂

行可以強而進知不可以強而至矣伊川先生曰學者固當勉強然須是

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

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學者當以致知

為先苟明有所不至徒規規然學堯之行事其可得乎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

非固有之也固守者勉強而堅執固有者從容而自得未致知便欲誠意是

躡等也勉強行者安能持久忠信即誠意之事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知有未至

而勉強以為忠信其能久乎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

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為人不知旋安排

着便道難也見理明則真知而實信之自然樂於循理蓋人性本善順理而行宜無待於勉強惟於理有未

知或知有未盡臨事布置故覺其難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淺學者須

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真知者知之至也真知其是則

順而行之莫能過矣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

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此可見先生致知之功進德之實而聖經之旨要必玩味

積久乃能真知而亦不徒在於解釋文義而已

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

三者窮理之目當隨寓而究竟然讀書講明義理尤為要

切而觀人處事之準則要亦於書而得之

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

物而萬理皆知曰怎得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

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

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

朱子曰程子說格物曰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意向俱到不可移易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人具是物而不能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乎物之極則事之理

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

又曰所務於窮理者非道盡窮

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

積累多後自然見去

朱子曰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

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唯程子積累貫通之說為妙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

說見尚書○睿通微也人心虛靈本然明德致思窮

理久自通微

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

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

亦不通也

致知之道弗明弗措然人心亦有偏暗處當且置之庶不滯於一隅

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

曰只是致知若智識明則力量自進真知事理之當然則自有不容已者

問觀物察已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

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天

無二理物之理即吾心之理也因見物而反求諸身則是以物我為二致又問致知先求之四

端如何曰求之情性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

有理須是察四端說見孟子理散於萬物而實會於吾心皆所當察也又曰自一身

之中以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曾次自然豁然

有覺處按上段曰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又曰積累多後自然見去又曰理會得多自然豁然有覺處

再三言之惟欲學者隨事窮格積習既多於天下事物各有以見其當然之則一旦融會貫通表裏洞徹則覺斯道之大原全

吾心之本體物既格而知且至矣其在孔門則顏子卓然之後曾子一唯之時乎或者厭乎觀理之煩而遠希一貫之妙或專滯於文義之末而終昧上達之旨皆不足有見於是道也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

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致思則能通乎

理故明睿生充其睿則可以入聖域故睿作聖然致思之始疑慮方生所以溷濁致思之久疑慮既消自然明快此由思而生也

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思慮泛遠而不循序漸進則勞心而無得即吾所知

皆以類推之則心路易通而思有條理是謂近思○朱子曰若是真箇劈初頭理會得一件分曉透徹便逐件如此理會去相

次亦不難又曰從己理會得處推將去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已

學者先要會疑 朱子曰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漸有疑又
以至融會貫通都 其大節節有疑過了此一番後疑漸漸釋
無可疑方始是學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語

顧語未必信耳 物異為怪神妖為姦見理未明自 孟子

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

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諭亦不

待語而後知 天者物理之所自出知天則通乎幽明之故 諸

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為異端所劫進退不已則

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暮年吾道勝矣 學者

知有未至且堅守正論不為邪妄所奪又能 若欲委之無窮

進於學而不已則怪異不必攻辨將自識破 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為疑撓智為物昏交來無間

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 文集下同○不能堅守

蔽久則所

惑愈深矣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言夫

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為己任

不以苟知為得必以了悟為聞因有是說 性者人心

稟賦之理 天道者造化流行之妙以仁為己任蓋期於實體而自得也苟
知者徒聞其說了悟者深達其理然則後之學者高談性命而
實不領會者
可以自省矣

義理之學亦須深沉一作玩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

可得也朱子曰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處看方有得若只見皮膚便有差錯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麤至如顏子未至於聖

人處猶是心麤顏子不能不達仁於三月之後者是其察理猶或有一毫之未精故所存猶或有一

毫之間斷

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

難然後其心亨通下上坎為習坎卦當重險而象辭曰維心亨人之博學窮理始多齟齬積習既

久自然心通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有所疑而滯於舊見則偏執固吝

新意何從而生舊疑何自而釋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

之矣疑義有所通隨即劄記則已得者可以不忘未得者可以有進不記則思不起猶山徑之蹊間不用則茅塞之矣

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

講論久則自覺進也按此段及焯到問為學之方一段泉州本皆繫卷末而舊本則此段在第一

二十一尹問一段在三十三今考此卷編輯之意則二段乃總論致知不當在卷末無疑也但舊本此段不全載心中有所開以下云云恐是後來欲添足此數語傳者誤成重出耳又詳此段已是專論讀書之法不當在廿一疑當時欲移在尹問之後故并錄之耳今不敢輕改姑從舊本而添入心中有所開數語

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為善學也

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橫渠孟子說○思之其說

似窮然後更加審思明辨之功則其窮者通而所得者深也若告子不得於言不復求之於心固執偏見而不求至當此孟子所深病也○此以上總論致知之方以下乃專論求之於書者詳見卷首

伊川先生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

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

遺書下同

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

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

識路徑則知趨向立門庭

則有規模得於師友者如此然後歸而求之可矣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

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

之謂也

理本平直苟以崎嶇委曲之意求之乃失之鑿詩見小雅大東篇

或曰聖人之言

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

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

聖人之道遠近精麤無所

不備故聖人之言道亦無所不至如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是其近者如一貫之旨性天之言是其遠者固無非道也又豈容盡

求其深遠而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

如地願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其遠者雖子貢猶未易得而聞其近者雖鄙夫可得而竭也○或曰聖人之言包蓄無所不盡語近而不遺乎遠語遠而不遺乎近故曰其遠如天其近如地非但高遠而已愚按此段本欲人平心以觀書不可妄生穿鑿又謂聖人之言自有遠處自有近處如此則謂語近而不遺乎遠者意自不同也前說為是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
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為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
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
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
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
此之學徒費心力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
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

同充實之美在已詩之稱美在人如此之類豈可泥為一義

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

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陳忠肅公

子曰者文中子答或人之問謂乾乾不息此語最為盡易之道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

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

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

又是道漸漸推去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學經者要當周

遍精密各窮其旨歸而後能通經苟但借其一語謂足以盡一經之旨豈治經之道蓋好高求約之病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

是自見得朱子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

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張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道了得他朱子曰窮須見所以無窮始得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說見論語○朱子曰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專對也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須是未讀詩時如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

方是有驗

同上○朱子曰為猶學也周南召南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

見一步不可行也

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

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來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

曾讀也

讀書之法但反諸己驗其實得致其實用變化氣質必有日新之功

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一事皆當思其如何

作為乃有益

論語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善人為邦百年可

以勝殘去殺矣觀聖賢治效遲速淺深之殊要必究其規模之略施為之方乃於已有益此致知之法也

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爾

外書○緊要謂綱領也

焯初到問為學之方先生曰公要知為學須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

耳此言徒貪多而不知其要則是蓄書之肆而已願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

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又言徒貪多而無玩習之功則所學者非我有也玩味而不忘而又力行其所知則所得為實得○以上總論讀書之法

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遺書下同○朱子曰

大學規模雖大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又曰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語孟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歸趣

學者先須讀語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

他經甚省力語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

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語孟之書尤切於學者身心日用之常得其要領則易於

推明他經而可以權度事物矣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

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

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甚生猶非常也

凡看語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已不可

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多

也終身儘多謂一生受用不盡

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

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者全無事者全無所得○朱子曰有得一

從此著實理會去將久自解俟然悟時聖賢格言自是句句好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

可不治而明矣不治而明言易明也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

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

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未至以所行言未得以所知言句句

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

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句句而求則察之密晝味夜思則思之熟然平心易氣而

不失於繁有疑則闕而不強其通如是則聖人之意可得而見矣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語孟極聖賢之

淵源為斯道之統會體用兼明精蘊具備讀之而不通於道則章句訓詁而已雖博而何益

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

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其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

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

外書下同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然若有得終不淡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

寂去

朱子曰此是程子答呂晉伯問後來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學去學者讀書須逐一去理會便通貫

淡洽

興於詩者吟詠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歌動之有

吾與點也之氣象

詩大抵出於人情之真感化之自然者學者於詩吟哦諷詠其性情涵養條暢

於道德自然有感物興起之意此即曾點浴沂詠歸之氣象

又云興於詩是興起人善

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

遺書詩人之詞寬平忠厚故有興起人汪洋浩大之意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

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

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忤不求何用不臧歸於正

也朱子曰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立說只平讀著意自足又

云伯淳常談詩竝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

兩字點撥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

親炙之也外書下同○點撥猶沾綴拈撥也意如上章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

明道先生曰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

一格價

觀詩則使人興起感發便自然有進

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為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

詳見孟子○詩大雅文王篇曰有周不顯言周家豈不顯乎蓋言其顯也苟直謂之不顯則是

以文害辭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

治民舜所以事君

遺書下同

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麤一袞說了今人語道多說高便遺却卑說本便遺却末

中庸子思所述而傳之孟子者也其言天命之性則推之於脩

道之教言中和則極之於天地位萬物育言政而本之於達德達道言治天下國家則合之於誠小大並舉費隱兼該蓋是道之大體用相涵太末一貫元不相雜說本而遺其末則亦陷於空虛而未達天下之大本矣

伊川先生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

也陰陽變易而生萬化聖人象之而畫卦爻使人體卦爻之變易而隨時以從道也○或問易即道也何以言變易以從道朱子曰易之所以變易固皆理之當然聖人作易因象明理教人以變易從道之方耳如乾初則潛二則見之類是也其

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

故所以然也開物者使其知之明成務者使其行之就也

去古雖遠

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

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

沿流而求源謂

因言以求其意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

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

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

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

尚尊尚之也辭者聖人所繫之辭變者陰陽老少之變象

者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是也占者吉凶悔吝屬无咎之類是也辭者言之則也故以言者尚其辭變者動之時也故以動者尚其變象事知器故制器者尚其象占事知來故卜筮者尚其占然辭變象占雖各有尚而吉凶消長進退存亡易之大用皆具於辭故變推辭而可知象與占皆不外乎辭也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

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

玩厭習也不止於觀而已蓋卦之象可觀

而辭之理則無窮故必玩習其占平居而觀象玩辭則各盡乎卦之理臨事而觀變玩占則各盡乎爻之用然象與變占皆具於辭故必由辭以通其意至微者理也至著者

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

辭無所不備

朱子曰自理而觀則理為體象為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自象而觀則象為顯理為微象中

有理是無間也又曰會以理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其實一也又曰眾理會處便有許多難易窒礙必於其中得其通處乃可行耳典禮者典常之禮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

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

焉文集下同○道無遠近之間然觀書者必由粗以達於精即顯以推其微本民彝日用之常而極於窮神知化之妙不可忽乎近而徒務乎高遠也

伊川先生答張閔中書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少進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本註云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張閔中見程氏門人錄易有太極形而上之理也是生兩儀而後象與數形焉此作易之本也易之理寓於象象必有數知其理則象與數皆在其中此學易之要也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

尚非儒者之所務也

理者象數之本也不務求其本而徒欲窮其末如京房郭璞之流是也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

易傳下同○夬卦九二象傳方猶術也時有盛衰勢有強

弱學易者當隨其時勢惟變所適惟道之從也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五陰柔而能

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

乾下艮上為大

畜初與二雖剛健而不足以進者以畜之時不與進初二俱位乎下勢又不與進也四與五雖陰柔而能止乎健者以畜之時在於止四五位據乎上勢又足以為止也

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為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

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二六五可見
震卦六五傳二者內卦之中五者外卦之中皆中也三為內卦
之四為外卦之下皆不中也六爻之位初三五為陽二四上
為陰以陽爻居陽位陰爻居陰位為當位反此者為不當位當
位者正也不當位者非正也坤六五非正也而曰黃裳元吉泰
九二非正也而曰得尚于中行蓋以中為美也蠱之三四皆正
也而三則有悔四則往吝既濟之三四皆正也而三則有三年
之憊四則有終日之戒蓋以不中為歉也正者天下之定理中
者時措之宜也正者有時而失其中中則隨時而得其正者也
故中之義重於正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
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
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

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了

遺書下同○胡

瑗字翼之號安定先生五為君位四近君亦可
以為儲貳然易本無拘惟其所遇皆可用占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
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
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
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
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易中只是言反覆往來上下

反覆如復姤之類往來如
賁无妄之類上下如咸恆

之類皆陰陽變易之道
而易之所以為易也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外書

下同○易無不該無不合者理之根極本一貫也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若添一隻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學者當體此意使於卦象辭義皆的然見其不可易而後為得也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游氏或末之深思特以此語艱深而率爾請問故伊川不答而直攻其心欲使

反已而致思也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

體究義理無窮聖賢之心亦無窮學者不可以不自勉

伊川先生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為之

制節而後爭奪息導之播植佃漁而後生養遂示之五品教之孝弟忠信而後倫理明三者具矣故建極秉彝而人道立五氣順布而天道成山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川奠位而地道平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以大聖人之資

豈不能一旦而盡興天下之利而必待相繼而始備者蓋聖人之所為惟其時而已

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

天運周矣

中庸曰王天下有三重焉鄭氏曰三重謂三王之禮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周正建子為天

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夏正建寅為人統而天運周矣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而人道備矣聖王既不復作

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

繆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

復知先王之道也

三代而下王者之迹熄時君雖欲倣而為之亦皆無所考證不過用其私意妄

為而已子丑寅建正蓋本三才以更始秦至以亥月為歲首自謂水德欲以勝周忠質文更尚皆本仁義以致用漢專以智力

把持天下故謂漢家自有制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得度蓋極言世變之不復近古

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

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

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惑者也

夫子因魯史作春秋寓經世之大法所以上承將墜之緒下開無窮之治也故考諸前聖而無差謬參諸

天地而無違悖驗諸鬼神之幽而無所疑待乎百世之遠而無所惑蓋天地鬼神同此理前聖後聖同此心先儒

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

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

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

聖人之辭本無待於贊助

然游夏擅文學之科而不能贊一辭者以見其微權奧旨非聖人不能與於此也顏子克己復禮以至三月不違其於道也庶

幾矣故四代禮樂獨得與聞其說夏時謂夏以斗柄初昏建寅
之月為歲首得乎人時之正始事之宜者也輅古之木車也殷
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蓋適於用而辨於等故
不厭其質也冕祭冠也周禮有五冕其制始備蓋尊首飾而嚴
祀事故不厭其華也詔舞舜樂蓋盡善盡美者也○或問顏子
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朱子曰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
蓋三代制作大備矣不可復作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
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要亦明聖王之
大法而已故伊
川引以為據 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

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
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
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
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

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

春秋大義在尊君而卑臣

貴仁義而賤功利正中國而外夷狄之類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也其難見者蓋在於微辭隱義各以其時措從宜者非深明乎時中者未易窺也或有功而抑或有罪而宥或功未就而予或罪未著而奪或尊而退之或卑而進之或婉其辭或章其實要皆得乎義理之安而各當其則文質之中而不華不俚寬猛之宜而無過與不及是非之公而無有作好作惡揆度也權衡者酌一時之輕重模範者立萬世之軌則○朱子曰春秋大義如成宋亂宋灾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為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為以王事責秦穆之類却夫恐未必如此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政謂此也

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
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
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

其微也

聖人精義入神，泛應曲當，未可以一端窺測。故學春秋者必優游而不迫，涵泳而有餘，心悟自得，庶幾深

造微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

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

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

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

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文集○通其文而後能明其義，得其意而後能法其用。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

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

行事深切著明者也。

道非無用，用無非道。然詩書即道而推於用，主道而言，故曰載道之文。春

秋即用以明道，主用而言，故曰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固可以治病。春秋如因病用藥，是非得失尤為深切著明者也。有

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

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

義須別。

遺書下同

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唯言其

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

律令者立法以應事，斷例者因事以用法。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

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義，春

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為要

較判別也春秋一句為一事故

是非易決又考其事迹而

是非易明故於窮理為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

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

秋更讀一經如下文所論中庸春秋雖於窮理為要然又須春

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

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

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戶不

出則於此為中春秋之權衡即中庸之時中也若於禹顏

勞在陋巷之時不安乎簞瓢之樂皆失乎時中矣權之為言秤錘之義也何物

為權義也時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

人自看如何義者所以處時措之宜所謂權也義以上則聖人之妙用未易以言盡也

春秋傳為按經為斷本註程子又云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聲偶問某如何看某荅曰以傳考

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其治亂安危興廢

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

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觀高祖寬大長者能用三傑則知漢所以得天下觀

其入關除秦苛法則知漢所以立四百年基業觀偽游雲夢則知諸侯王次第而叛觀繫蕭相國獄則知漢之大臣多不保終

如此之類皆致知之方也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

退便是格物機謂治忽動於幾微者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外書○范祖禹字淳夫按外書又云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為唐鑑盡用先生之說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

橫渠先生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蘊今欲安置

一物猶求審處况聖人之於易其間雖無極至精

義大槩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遍布細密如是

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橫渠易說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

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的

大必不能得也周建六官而天官冢宰統理邦國內外之政小大之事無所不總若非心量廣大何以包

舉四海綜理百職今無此心量但欲每事委曲窮究必不能周悉通貫之矣釋氏錙銖天地可

謂至大然不嘗為大則為事不得若畀之一錢則

必亂矣

釋氏論性極廣大然不可以理事其體用不相涉也如此

又曰太宰之職難

看蓋無許大心曾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

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

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

語錄下同

古人能知詩者惟孟子為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

之志至平易不必為艱嶮求之今以艱嶮求詩則

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

人情不相遠以已之意迎彼之志是為得之詩

以感遇而發於人情之自然本為平易今以艱嶮之心求詩則已失吾心之自然矣而何以見詩人之心詩人之

情性溫厚平易老成本平地上道著言語今須以

崎嶇求之先其心已狹隘了則無由見得詩人之

情本樂易只為時事拂著他樂易之性故以詩道

其志

詩人之情性溫厚而無刻薄平易而無艱險老成而無輕躁若以崎嶇狹隘之心安能見詩人寬平廣大之意

尚書難看蓋難得曾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

難也

朱子曰他書却有次第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大小大分命義和

定四時成歲便是心中包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恁地若不得一箇大底心曾如何看得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

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

書則終看義理不見

讀書不多則見義不精然讀書者又所以維持此心使無放逸也故讀書

則心存心
存則理得

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

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朱子曰書須成誦少間不知不覺自

然觸發曉得蓋一段文義橫在心下自是放不得必曉得而後已今人所以記不得思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不精不熟之故也又曰橫渠作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

明已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

有疑方是進矣每見是書而每加新益則學進矣然學固足以釋疑而學亦貴於有疑蓋疑則能思

思則能得於無疑而有疑則察理密矣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

則又見得別

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

明

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

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

其說多鑿孟子論春秋皆發明聖人之大旨舉春秋之綱領後人未及於理明義精而揣摩臆決故其說多鑿

近思錄集解卷之三

近思錄集解卷之四

新安 朱熹 原編

建安 葉采 集解

存養 凡七十條

此卷論存養蓋窮格之雖至而涵養之不足則其知將日昏而亦何以爲力行之地哉故存養之功實貫乎知行而此卷之編列乎二者之間也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

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通書○一者純一而不雜也湛然無欲心乃純一靜而所存者一人欲消盡故虛虛則生明而能通天下之理動而所存者一天理流行故直直則大公而能周天下之務動靜惟一明通公溥庶幾作聖之功用○朱子曰此章之旨最為要切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加處矣

伊川先生曰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

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

易傳下同○朱子曰一陽初復陽氣甚微不可勞動故當安靜以養

微陽如人善端方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愚謂天人之氣流通無間至日閉關財成輔相之道於是見矣

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

義以養德也推已及物以養人也

頤卦傳威儀見於容貌行義著於事業

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

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

頤卦象傳言語不謹則敗德飲食無度則

身病

震驚百里不喪七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

惟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

震卦象傳七以載鼎實鬯拒酒也雷震驚百里可謂

震矣而奉祀者不失其七鬯誠敬盡於祀事則雖震而不為驚也是知君子當大患難大恐懼處之安而不自失者惟存誠篤至中有所主則威震不足以動之矣

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

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

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

以亂其心而止乃安艮卦象傳不見可欲則心不亂然非屏視聽也蓋不牽於欲則無私邪之

無我則止矣不能無我無可止之道朱子曰外既無非禮之視聽言

動則內自不見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

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不交於物非絕物也亦謂中有

所主不誘於外物之交也朱子曰姦聲亂色不畱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是也外物

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為无

咎也內慾不萌不獲其身也外物不接不見其人也人已兩忘內外各定是動靜之間各得其所止何咎之有

明道先生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遺書下同○徒事問辨而不加

存養口耳之學也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

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聖賢垂訓多端求其

旨歸則不過欲存此心而已心不外馳則學問日進於高明矣

○朱子曰孟子求放心乃開示要切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旨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李籲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

存養得熟明道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在

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

李籲字端伯程子門人也義理養心本兼動靜但此答無

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故曰但存涵養意久則自熟敬則心存於中無所越逸即涵養之意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明道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

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誠存則邪自閑矣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况

臨大事乎

邢恕字和叔

明道先生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體循體幹全體

謂全主宰以為應酬之本心存而理得雖有不中於理亦不遠矣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

無二語

說見論語○恭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之時齋莊嚴肅儼然於容貌而已及夫執事而敬主於事與人

而忠惟於人自始學以至成德皆不外此但有勉強與安行之異耳

伊川先生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

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

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養心莫善於持敬然不可執持太迫反成私意於道却有礙

明道先生曰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

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詩魯頌曰思無邪曲禮曰毋不敬心

存乎中而邪念不作則見之所行自無差失○朱子曰思無邪是心正意誠毋不敬是正心誠意

今學者敬而不自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持敬而無自得之意

又為之不安者但存心未熟之故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

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為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

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為自然底道理故不

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作意太過勉強以為恭而不知禮本自然是以勞而不安也私為恭者作

意以為恭而非其公行者也非體之禮謂非升降揖遜之儀鋪筵設几之文蓋自然安順之理今容貌必端

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

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私意謂矯飾作為之

意循理則順乎自然盡乎當然何不安之有

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

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

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

有志問學而作

意太迫則有助長欲速之患○朱子曰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說見孟子

如此者只是

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

其原也

孤謂寡特而無輔也涵養未充義理單薄故無自得之意及德盛而不孤則胸中無滯礙左右逢其原沛

然有餘裕又何不安樂之有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

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此言靜而主敬事物未交心主乎敬不偏不倚即所

謂未發之中敬非中敬所以養其中也

伊川先生曰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

也

司馬承禎字子微唐天寶中隱居于天台之赤城嘗著論八篇言清淨無為坐忘遺照之道按程子又曰有忘之心乃是

也

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閑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

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數之乃

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著意把捉則心已為

之動故愈差

明道先生曰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個翻車流轉

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個主怎生柰

何張天祺昔嘗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

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個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

管念個中字此又為中所繫縛且中亦何形象張

字天祺欲強絕思慮然心無安頓處司馬溫公欲寓此心於中字亦未免有所繫著○朱子曰譬如人家不自作主却請別人

來作有人曾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為善如有惡以

為之間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

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

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此言應事處有善惡交戰之患亦是心無所主故也苟能持守其志

不為氣所勝則所主者定何有紛紜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篤於持敬無往非學

伊川先生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

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

固聖人無心記事故其心虛明自然常記今人著心強記故其心紛擾愈不能記然記事不能與處事不精二者又皆出於

所養不厚則明德日昏故已往者不能記方來者不能察也

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

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

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或問凡事須思而後通朱子曰事如何不思但事過則不

留於心可也

伊川先生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非敬則心昏雜理有不能察而知有不能致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

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事至當應初何為累顧心無所上不能定應反累事

人只有一个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人之所以靈於

萬物者特以全其天理而已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為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

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止者事物

當然之則如大學為人君止於仁之類人之應事能止所當止則亦無思慮紛擾之患矣舜誅四凶惡在四凶自應竄極舜何

與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

各付物則是役物為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

有則須是止於事以上並伊川語○應事而不止其所當止是以一己之私智攬他事而不能物

各付物者也所謂物各付物者物來而應不過其則物往而化不滯其迹是則役物而不為物所役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誠實

一毫厭倦之意則是不誠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明道先生詩曰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

留中錄攷
証識此意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

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惟慎

獨便是守之之法

胖安舒也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無非敬謹之意然玩

其氣象則必心無隱慝而廣大寬平體無怠肆而安和舒泰充其至則動容周旋自然中禮者也學者守之則唯在謹獨蓋隱

微之中常存敬謹之意則聖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

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

自有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中庸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自其敬以脩己充而廣之則政理

清明而百姓安風化廣被而天下平蓋惟上下孚感一於恭敬舉無乖爭凌犯之風和氣薰蒸自然陰陽順軌萬物遂宜禮運

曰鳳凰麒麟皆在郊藪龜龍在宮沼所謂四靈畢至也又曰體信以達順朱子曰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無一毫之偽達

順是發而皆中節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

無一物不得其所

帝敬則心專靜而不昏故明睿生推此敬可以事天饗帝天以

禮言故曰事動靜語默無非事也帝以主宰言故曰饗如郊祀之類○朱子曰聰明睿智皆由是出非

程子實因持敬而見其效何以語及此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所養厚則行有餘力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屋漏者室之西北隅謂隱暗之地也隱暗之地自反無愧

則心安體舒此謹獨之效

心要在腔子裏腔子猶所謂神明之舍在腔子裏謂心不外馳也

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常存則常活蓋隨

事應酬心常在無將無迎故常活而無滯

明道先生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

敬則無間斷朱子曰天地亦是有個主宰方始恁地變易無窮就人心言之惟敬然後流行不息敬纔間斷

便是不誠無物也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敬勝百邪朱子曰學者常提醒此心如日之升羣邪自息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敬立則內直義形則外方由內達外生理條直而無私欲

邪枉之累則心德全矣 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必有事焉而

勿正則直也文曰敬以直內而不曰以敬直內蓋有意欲以之而直內則此心已有所偏倚而非直矣必

有事焉而勿正者敬所當為而無期必計效之意也

涵養吾一心存則不二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

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

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朱子曰聖人見川流之不息歎逝者之如斯原其所以然乃天命流行不息之體惟聖人之心默契乎此故有感焉於此可見聖人純亦不已之心矣又曰有天德則純是天理無私意間斷便做得王道又曰學者謹獨所以為不已少有不謹則人欲乘

之便問
斷也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
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
物蒙卦六三爻辭已未能自立則中心一無所主雖為善事猶為逐物而動若能自立則應酬在我物皆聽命何撓之有

伊川先生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

下公病學者只要立個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朱子曰學者不

先立箇心恰似作室無基址今求此心正為要立基址得此心有箇存主處為學便有歸著可以用功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個誠將來存著今

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個善來存著如

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

閑邪之意即是誠也

苟役心於邪妄而暫欲存其誠則亦無可存之理

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

為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

慮則自然生敬

孟子言性善如孩提之愛親敬兄如見赤子入井而有休惕惻隱之心如四端之發

無非自然由中而出蓋實心非外鑠操之則存矣所謂閑邪者亦不過外肅其容貌內齊其思慮則敬自然生邪自然息敬

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

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

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

直內是本本注尹彥明曰敬有其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敬者心主乎一無放逸也靜而主乎一則寂然不動不散之東西常在中也動而主乎一則知止有定不滯乎彼此常在內也常存此心則天理自明

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閑其邪思則心固一矣然

心既主一則自無私邪之念不必閑也有以一為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

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

非僻之于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外整齊而

內嚴肅則心自一理自明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

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

之道敬以直內也人心無常亦惟操之則存學者實用力而有見於斯則真得所以存心之要而

不患於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矣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朱子曰周子說主靜正是要人靜定其心

自作主宰程子又恐人只管求靜遂與事物不交涉却說個敬云敬則自虛靜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

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坐禪

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

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為使之不思慮絕聖

聖

者黜其聰明棄智者屏其智慮老氏之絕聖棄智釋氏之坐禪入定皆絕天理害人心之教也若欲免此惟

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

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免此謂有思慮而無紛亂林用中主一銘

云有主則虛神守其都無主則實鬼闕其室或問程子言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何也朱子曰此只是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自其有主於中言之則謂之虛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實自其外邪不入言之則謂之虛

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

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

主敬則自不為事物紛擾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

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

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主一

無適者心常主乎我而無他適也蓋若動若靜此心常存一而

不二所謂敬也不欺不慢不愧屋漏皆戒懼謹獨之意此意常

存所主自一○朱子曰程子有功於後學最是拈出敬字有力

敬則此心不放事事從此做去又曰無適者只是持守得定不

馳騖走作之意耳無適即是主一主一即是敬展轉相解非無適之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敬存於中嚴威儼恪著於外者然未有外貌弛慢而中能敬者

舜孳孳為善若未接物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便

是為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默然無言

孳孳者亶亶不倦之意聖人為善固無間斷然方其未接物之時但有主敬而已是即善之本也不是但默然無言謂其靜而

有所存也靜而有存故善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者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間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惰之所形見學者始須莊敬持守積久自然安舒矣

盤坐曰箕踞時曰踞箕踞乃傲

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

敬存於執事莊示於等威嚴施於法制皆發於心而見於事者發之而當則無害也

苟發不以時或雜然而發或過而無節其事雖正亦是邪念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

思即是已發

本註云思與喜怒哀樂一般

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

之中也

蘇昞字季明張程門人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方其未發此心湛然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一念纔生便屬已發之和矣

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

呂學士與叔也四者於未發之前可以涵養是中若有意求之則不得謂之未發

又問學者於喜

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
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
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未發之前不容著力
用功但有操存涵養而已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

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朱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之時雖是耳

無聞目無見然須是常有個主宰操持底在這裏始得不然向空寂了賢且說靜時如何曰

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朱子曰無物字恐當作有物字

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

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復者動之端也故天地之心於此可見或

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

定聖人便言止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

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

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

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

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此段問答皆論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條問者乃轉

就動處言也止其所者動中其則而不遷也若心有所重則因重而遷物各付物而我無預焉則止其所止而心不外馳矣

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



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

朱子曰靜中有物

物者只是敬則常惺惺在這裏又曰靜中有物只是知覺不昧或問伊川云纔有知覺便是動曰若云知寒覺暖便是知覺已動今未曾著於事物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為靜不成靜坐便只是瞌睡或曰敬何以用功曰

莫若主一季明曰晒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

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

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

一心不專一則言動皆無實故曰不誠之本猶學奕者一心以為鴻鵠將至則非誠於學奕也思慮者動於心應事者見於言行皆不可不主於一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

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朱子曰魂與魄交而成寐心在其間依舊能思

慮所以做出夢若心神安定夢寐亦不至顛倒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曰

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却無害

捨此皆是妄動

吉凶云為之兆見於夢者則此心之神應感之理却不為害苟無故而夢皆心妄動

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

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

人心操之則在我放而不知求則任其所之以心使心非二心也體用而言之耳

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

持其志者有所守於中無暴其氣者無所

縱於外然中有所守則氣自完外無所縱則志愈固故曰交相養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

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著

力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中有所養而後發於外者不悖至若謹言語此亦學者所可用力但不可專於言語上用功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

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

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耶夫子

默然曰吾以忘生狗欲為深恥張南軒曰若他人養生要康強只是利伊川說

出來純是天理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

外書下同○仁者心存乎中純乎天理者也把捉不定則

此心外馳理不勝欲皆是不仁

伊川先生曰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慾二字

外無物慾之撓則心境清內有涵養之素則明睿生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心專而靜則言不妄

發發必審確而和緩浮躁者反是

明道先生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

須教由自家只有此心操之在我不可任其所之也

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顯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蓋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心以靜而定理以靜而明朱子曰靜坐則收拾得精神定道理方有湊泊處

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文集○仁猶人之安宅也居之三月而不違者是在內而為主也其違也暫而已日月至焉者是在外而為賓也其至也暫而已過此謂三月不違以上大而化之之事非可以勉強而至矣故曰非在我者○朱子曰不違仁者仁在內而為主然其未熟亦有時而出於外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為賓雖有時入於內而不能久也愚按前

說則是己不違乎仁後說是仁不違乎己雖似不同其實則一也

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

未完也

心者耳目四肢之主天君澄肅則視明聽聰四體自然從令若存心於道者未熟則客慮足以勝其本心習俗足以奪其誠意○朱子曰橫渠大段用功夫來說得更精切又曰客慮是泛泛底思慮習俗之心是從來習染偏勝之心實心是義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

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

語錄下同○剛則守之固行之決故足以進於道柔

惴惴必不能立矣

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朱子曰橫渠學力絕入尤勇於改過獨以戲為無傷則皆有心為之也其為害尤甚遂作東銘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視心如嚴師則知所敬畏

而邪僻之念不作

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大抵以艮為止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

心多則無由光明

易說下同○此心靜定而明生焉水之止者可鑒而流水不可鑒亦是理也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今人從學之久不見進長正以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擾非關己事而所脩亦廢由聖學觀之冥冥悠悠以是終身謂之光明可乎

艮卦象巽動靜各有其時然學者多失於不當動而動因循廢學終何光明之有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繫閱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孟子說○闕閑

礙也言動靜而不致篤則此心外馳非仁也
有所繫閔昏塞而不虛靜則此心罔覺非仁也
然必存心之久實體於已然後能深知其味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近思錄集解卷之五

新安 朱熹 原編

建安 葉采 集解

克治 凡四十一條

此卷論力行蓋窮理既明涵養既厚及推於行已之間尤當盡其克治之力也

濂溪先生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重乾相繼故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言君子體乾健而又健至誠不息此用乾

之善者也山澤為損激於忿象山之高必懲創之溺於欲象澤之深必窒塞之此用損之大者也風雷為益遷善象風之烈則德日長改過象雷之迅則惡日消此用益之大者也○朱子曰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

言之或曰其字亦是其字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通書○動而得則吉失則凶悔則過失而自咎吝則私小而可羞四者一善而三惡

動其可不謹乎

濂溪先生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予謂養心

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

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

遺文○朱子曰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

之立通則不感知命而鄉乎耳順矣○或問孟子與周子之言果有以異乎曰孟子所謂欲者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人所不

能無然多而無節則為心害周子則指心之流於欲者是則不可有也所指有淺深之不同然由孟子之寡欲則可以盡周子之無欲矣

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

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

朱子曰由乎中

而應乎外謂視聽言動乃此心之形見處制乎外所以養其中謂就視聽言動上克治也上二句言其理下二句是工夫顏

淵請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

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或問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其不當聽而自接

乎耳則將如何朱子曰視與見異聽與聞異非禮之色雖過乎目在我不可有視之心非禮之聲雖過乎耳在我不可有聽

之之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

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

復禮久而誠矣人心虛靈感應出入無迹可執操存之要莫先謹視則猶節也苟物欲之蔽交乎吾

前惑於所見中必移矣惟能制之於外目不妄視則神識泰定內斯以安久而誠則實理流行動容周旋中禮矣聽箴

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

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人稟五常之性本無不善惟知

識誘於外而忘返物欲化其內而莫覺由是所稟之正日以喪矣誘者化之初化者誘之極也知止者知其所當止也有定者

得其所當止也閑邪於外所以存誠於中也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

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

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

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躁輕肆也妄虛謬也言語之發禁其輕肆則內靜定矣禁其虛謬則

內專一矣樞扉曰也機弩牙也戶之闔關射之中否皆由之發言乃吾身之樞機故一言之惡或至於興師一言之善或可以

合好得則有吉有榮失則有凶有辱躁而傷於易則誕肆而不審妄而傷於煩則支離而遠實肆縱情也肆已者必忤物躁之

致也悖乖理也悖而出者必悖而反妄之致也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

士厲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

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文集○朱子曰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者思是

動於內為是動於外○明哲之人知其幾微故於所思而誠之一念之動不敢妄也立志之士勉勵其行故於所為而守之一

事之動不敢忽也順理而動則安裕從欲而動則危殆守於為也造次俄頃而克念不忘戰兢恐懼而自持不失誠於思也習

謂脩於己性謂得於天習與性合則全其本然之善而與聖賢一矣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伊川易傳曰陽

君子之道故復為反善之義初復之最先者也是

不遠而復也陽往為剝陽來為復復卦乃善之返初失而

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

至於悔大善而吉也人必有所失而後有所復既有失則不能無悔惟未遠而復故不至於悔

乃元吉也顏子無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無祇悔

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有過而知之敏改之速不待其形顯故無悔也既

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

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

至於悔乃不遠復也學問之道無他也惟其知不

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易傳下同○不待勉強而中乎道從心所欲而不過乎則是聖人之

事無過之可改者也顏子未能及是故未免於有過然其明也故過而必知其剛也故知而即改

晉之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伊川

易傳曰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

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

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以陽居上剛之

極也在晉之終進之極也剛進之極動則為過惟可用之以自伐其邑伐邑內自治也以是自治則守道固而遷善速雖過於

嚴厲吉且无咎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於真正之道

為可吝也剛進之極有乖中和終為疵吝

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下之害

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

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

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為害

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

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損卦彖傳天下之事其本皆出於天理民生日用之常治道之不可廢者其末流則末勝本華勝實人欲勝天

理其害有不勝言者矣故損之為用亦惟損過以就中損浮末

而就本實損人欲以復天理耳

夫九五曰苒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

未光也傳曰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

充實光輝若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

於外不失其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

為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

示人之意深矣九五與上六比心有所昵未必能正特以義不可而勉勉決去之意亦未必誠也但

九五中正故所行猶不失中正之義僅可无咎然心有所比不能無欲其於中正之道未得為光大聖人發此示人欲使人正

心誠意無一毫繫累乃能盡中正之道充實而有光輝也

方說而止節之義也節卦象傳兌上坎下為節兌說也坎險也見險則止矣人惟說則易流方說而能止是節之義也

節之九二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為節如懲忿窒

欲損過抑有餘是也不正之節如嗇節於用懦節

於行是也九二以剛居柔在節卦是為不正之節也懲忿窒欲損過抑有餘者節其過以就中此剛中正之節也節於用而為吝嗇則於用有不足節於行而為柔懦則於行有不足此不正之節九二是也

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

不行焉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可也此原憲之

問夫子答以知其為難而不知其為仁此聖人開

示之深也經說○克伐害伐驕矜怨怒恨欲貪慾四者皆生於人心之私也天理流行自無四者之累則仁矣四者有於中而能力制於外則亦可謂之難能然慾之根未除故未可謂之仁○朱子曰克已為仁者從根源上便斬截了更不復萌不行者但禁制其末不行於外耳若其本則著於心而未能去也

明道先生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

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

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遺書下同○義理者性命之本

然客氣者形氣之使然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

明道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學以立志為本而後氣質

化可變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

吝則為私意小智所

纏繞而無浩然正大之氣

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

懼怒氣盛則不能自遏懼氣怯則不能自立故治之皆難然已私既克則一朝之忿有所不作矣物理既明則非理之懼有所不

動矣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箇磨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陵則修省

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豫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邵康節先

生名雍字堯夫解詩小雅鶴鳴篇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所侵陵則修省其身者必謹畏避小人者必嚴動心而不敢苟安忍性而不敢輕發增益其所不能豫防其所未至如此則德日進而理日明矣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

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人有目畏尖物者明

道教以室中率置尖物習見既熟則不復畏之矣克己之功類當如此

明道先生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

專務責人而不知責己是捨己職分而憂人之憂者也

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

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朱子曰此程子為學者言若聖人分上則不如此也

九德最好

皐陶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寬弘而

莊栗則寬不至於弛和柔而卓立則柔不至於懦愿而恭則朴愿而不專尚乎質亂治也亂而敬則整治而不徒事乎文蓋恭著於外敬守於中也馴擾而毅則擾不至於隨勁直而溫則直不至於訐簡大者或規矩之不立今有廉隅則簡不至於疎剛者或傷於果斷今塞實而篤厚則剛不至於虐強力者或狗血氣之勇今有勇而義則強不至於暴蓋游氣紛擾萬有不齊其生人也有氣稟之拘自非聖人至清至厚至中至正渾然天理無所偏雜蓋自中人以下未有不滯於一偏者惟能就其氣質之偏窮理克己矯揉以歸於正則偏者可全矣是知學問之道在唐虞之際其論德已如是之密矣

饑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

職

食飲衣服各有當然之則是天賦之職分也有一毫私己貪吝之意即是廢天職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

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

知未也

本註云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周子用功之深故知

不可易言程子治心之密故能隨寓加察在學者警省克治之力尤不可以不勉也

伊川先生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

道難一

人有耳目鼻口四肢自然有私己之欲惟能克已然後合天理之公

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畱在心曾為悔

有過

自責乃羞惡之心然已往之失長畱愧怍應酬之間反為繫累

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一念外馳所向既差即是欲也

明道先生曰子路亦百世之師

本註云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聞過而喜則好

善也誠改過也速子路以兼人之勇而用之於遷善改過其進德也庸可既乎是足為百世師矣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

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

功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

是否伊川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子而後能

曰只被說得龐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

理會得因何不遷怒怒甲而不遷其怒於乙槩而觀之則稟性和平者若皆可能然以身驗其

實而求其所以不遷怒之由則非此心至虛至明喜怒哀各因乎物舉無一毫之私意者殆未易勉強而能也○朱子曰顏子見

得道理透故怒於甲者雖欲遷於乙亦不可得遷也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

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

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

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聖人之心因事當怒者而怒之是怒因物而生

不自我而作也又豈有之於己耶譬明鏡照物妍媸在物鏡未嘗自有妍媸也世之人固有怒於

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

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

煞知義理者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

難怒氣易發而難制世固有怒於其室而作色於市人者其遷怒也甚矣有能自禁持怒此人而不以餘怒加辭色於他人者已不易得况乎物各付物而喜怒不有於我者豈非甚難者耶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

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

矣聖人之心如止水役物者我常定役於物者逐物而往聖人之心常湛然如止水無有一毫

作好作惡

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

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

不愧俯不忤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外書下同○朱子曰此數語極

有味又曰當初亦知是好語謾錄於此今看來直是恁地好○身心無私欲之累自然安舒俯仰無所愧忤自然快樂少有間

斷則自視欲然矣

聖人責己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聖人所謂厚於責己而薄於責

人者非若後世欲為長厚之意蓋有感而後有應責人之應而不自反其感之道則是薄於本而厚望於末無是理也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

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

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

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

切問近思者也按胡文定公問上蔡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管要夸耀別人耳目

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為甚恁地愚謂充謝子為己之學則一切外物

皆不足以動其心矣

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

說見孟子○朱子曰動心忍性謂悚動其心堅忍其性然所謂性者亦指氣稟而言耳

見賢便思齊有為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蓋

莫不在已說見論語○見人有善即思自勉則誰不可及見人不善惟當自省亦無非反己之地

橫渠先生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

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

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正蒙下同

○湛而不動一而不雜者氣之本體也飲食臭味之嗜而營求攻取於外者氣之動於欲者也攻取之性即氣質之性屬足也

屬厭猶餒足也君子知德之本故凡飲食臭味才取足而已不以嗜好之末而累此心之本也孟子所謂不以口腹累心毋以小害大賤害貴是也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麤矣成性

者全其本然之天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

習不察行不著人能惡不仁則其察已也精有不善必知之矣苟徒知仁之可好而不知不仁之可惡則

所習者或未之察所行者或未之明雖有好仁之心而卒陷於不仁而莫之覺矣是故徒善未必

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

之道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雖有向善之意而無斷制之明故曰未必盡義徒惡不仁而不好仁則雖有去非之意

而無樂善之誠
故曰未必盡仁

責已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

尤人學之至也處世有乖違豈在人者皆非在我者皆

有潛心於道忽忽為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

繞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舊習未除志

慮紛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

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為多故樂朋友之來橫渠論語

有講習責善之義琴瑟有調適性情之用簡編有前言往行之

識朝夕於是則心有所養而習俗放僻之念不作矣然三者之

中朋友之益尤多故有

朋自遠方來所以樂也

矯輕警惰

語錄下同○輕則浮躁惰則弛慢二者為學之大

速輕與惰

之謂也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

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慾仁者天理之公利欲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為太柔太弱至於瞻視

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

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其客氣其為

人剛行音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竝為仁矣

學者當去輕傲之氣存恭謹之心剛行麤暴也其為人麤暴必

不肯遜志務學而亦終不能深造於道子張氣貌高亢而無收

斂誠實之意故曾子以為難與竝為仁

蓋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托之

視之上下且試之已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

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心之神寓於目

故目視高下而心之敬傲可見心柔者聽人之言必敬且信而不敢怠慢矣人之有朋友不為

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

拍肩執袂以為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

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

親與得效最速始則氣輕而苟於求合終則負氣而不肯相下若是者其果有益於已乎故朋友之間以謙恭為主則其相親之意無厭相觀之效尤速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

與先生竝行也非求益者欲速成者則學者先須

溫柔溫柔則可以進學闕里童子居則當位行則與先生竝蓋輕傲而不循禮故夫子以為非能求益者但欲速於成人而已故學者當以和順為先則謙虛恭謹有以為進學之地詩曰溫溫恭

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詩大雅抑篇溫和恭敬為德之本

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

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

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為子弟

則不能安灑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

長則不能下官長為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

2
31

近思錄集解

近思錄卷五

十三

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為病根不去隨所
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義理常勝後世
小學既廢父母愛踰於禮恣之驕惰而莫為禁止病根既立隨
寓隨長卒至盡失其良心蓋有自來學者所當察其病源力加
克治則舊習日消而道心日長矣

近思錄集解卷之五

20/4/41

文化章朱

7
2
37

